

名著百部系列

电

子

版

电

子

版

福 人 痴

清
无名氏

超
值
收
藏
版

圣碟科技 九鼎文化

痴人福

(清) 无名氏

提 要

清代小说。四卷八回。有嘉庆年间云秀轩刻本及光绪癸卯年（1903）上海书局石印本。撰人不详。卷首有嘉庆十年（1805）梅石山人的序，称“偶于残卷中拣有一书，系是抄本名，《痴人福》，……令梓人翻刻印行世，大可点省于世事耳。”

小说叙荆州田生虽富甲一方，但相貌奇丑，却阴差阳错，连娶了三个如花似玉的美妻，都嫌其丑陋，逃避净室，题匾额“奈何天”于门首。田生得仆人田义之助，焚券免债，输粮助边，多有善行，因而感动上帝，遣使变其形为美男子。其后因功被皇帝封为尚义君，三妻皆封作诰命夫人，一门从此和谐。小说本事出李渔《无声戏》第一回《丑郎君怕娇偏得艳》篇，亦即《连城璧》全集第五回《美妇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》，演丑陋的阉里侯连娶三美，终得多子多福，长寿善终事，以发红颜薄命之慨，宣扬妇女要安于命运。后李渔又据之自撰传奇《奈何天》，改主人公名为阉素封，新增阉生焚券、输粮、上帝变形等情节，编成一出极富讽刺意义的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喜剧。小说《痴人福》即据传奇改编，故处处留存戏曲的痕迹。

由于改编者粗率地把传奇的几出戏合成一回，所以小说线索杂乱，脉络生硬，但人物都是一出场便自报家门，叙述身世，故事情节也多从人物口中说出，带有浓重的戏曲色彩。与此同时，小说承袭了传奇的讽刺喜剧的风格，语言活泼，多用口语，幽默诙谐，尚为可观。

叙

余稚年多好学，博览经史，见有□意味可取，则必现抉搜精微，采此意趣，拳拳不怠。及阅今古传奇，见世事之更变，人情之势态，反反复复，兴废屡更，未尝不抚案而叹惜哉。偶于残卷中拣有一书，系是抄本，名曰《痴人福》。细加披阅，虽非文情深奥，其义理关节，大有深味，真不亚于四大奇书。因而搜求反复至再，始知人情物理，一举一动，总归天鉴；德善施于人，惟天地自可挽回造化。心有所感，令梓人番刻刷印行世，大可点省于世事耳。幸同志者，广为传布，致后人知报效昭章，余得稍弛罪愆云耳。

庆十年春月 梅石山人识

第一回 丑郎君巧设鸳鸯计

众佳人爱洁翻遭玷，丑郎君怕娇偏得艳；
好僮仆争气把功成，巧神明救苦将形变。

词曰：多少词人能改革，夺俚还生演作风流剧。

美妇因而仇所适，纷纷邪行从斯出。此番破尽传奇格，
妍丑联姻真叵测。须知此理极平常，不是奇冤休叫屈。

大凡世间百千万亿，止靠一天。而天自盘古至今，春秋隔矣。不无龙钟暮景，设施布置，大都不合时宜。故今日之天，舍却奈何二字，别无名号可呼。开辟之初，男女无心，忽然凑合。彼时妍丑二字，料无分别。即妍者未必甚妍，丑者亦未必奇丑。变化至今，炉钟改样，遂令美恶大殊，以致爱憎纷起，诟非造物者之过欤！簇簇闺英，令其五官完具，足矣。奈何夷光其貌，道蕴其才，既令才貌相兼，则当予以佳配。即云至美难全，好物鲜并，亦当配一寻常男子。奈何蘼蓀戚施之人，令人见而思避，如田北平其人者，溺其珠而粪其玉，一之已甚，况复至再至三，颠颠倒倒，安得不以奈何二字称之？非特此也，唐经略负命世之才，具掀天之手，即使佳丽成行，温柔作队，为风流侈靡之郭令公亦未为已甚。奈何天绝坐关，拥嫖娼以终身。韩解元抱怜香之素志，具冠玉之清标，使之永有丽娟，常餐秀色，为琴心独注之相如，亦未为不可。奈何靦面难逢，致王嫱之别嫁。田义貌邻潘、宋，心并许张，使之生淤贵族，早历宦途，畅所欲为，更不知作何竖立，奈何屈作人奴。正是：

胸前瑞云忽纷飞，眼底桃花终堕落。

鸾凤乘风上碧霄，蛟龙获雨归邱壑。

嗟乎！每见奈何天上，英雄踦踦，才子跽跽，为唐为韩为田义者，不知凡几。岂特三女同居，为泪雨愁云之世界乎。作此者，不知决几许西江之泪，喷多少南岳之云，濡墨写嗔，挥毫泄痛于无可奈何处。忽以奈何问天，天亦不能自解，作者又代为解之，此红颜薄命之注脚所由来也。世人不知，怪作者蹂香躡玉，蚀月摧花，演此杀风景之传奇，为挑琴煮鹤者作俑，不知作俑者天，非人所能与也。天之作俑已久，亦非自今日始也。

却说先朝湖广荆州府，有一个富户，姓田，名唤北平，字万钟。父母早丧，自幼当家理事。父亲在世曾与邹长史联姻，后来因父母亡过，居丧守制，不便婚娶，故不曾娶得浑家过门。如今孝服已满，目下就要迎娶，因自说道：“想我家自从高祖田九员外靠着天理，做起一分人家，后来祖父相沿积德，所以一年好似一年，一代富似一代。如今到区区手里，差不多有二百万家赀，也将就过得日子了。只是一件，自祖上至今，只出有才之贝，不出无贝之才，莫说举人进士挣扎不来，就是一顶秀才头巾，也像平天冠一般再也承受不起。我也曾读过十几年书，如今倒吊起来，没有一点墨水。这也还是小事，天生我这副面貌，不但粗蠢，又且怪异，身上的五官四肘没有一件不带些毛病。近有个作孽的女人，替我起个混名，叫做填不平，又替我做了一篇像赞，虽然太过刻毒，却也说得一点不差。他赞我道：‘两眼不叫做全瞎，微有白花；面不叫做全疤，但多黑斑影；手不叫做全秃，指甲寥寥；足不叫做全跷，脚跟略点点；鼻不全赤，依稀微有酒糟痕；发不全黄，朦胧看似有沉香色；口不全歪，急中言常带双声；背不全驮，颈后肉但高三寸；更有一张歪不全之口，忽动忽静，暗中似有人提；还余两道出不全之眉，或断或联，眼上如经樵采。’你道这篇像赞那一句

不真，那一字不确？是便是这等说，我田北平，蠢也蠢到极处，陋也陋到极处，当不得我富也富到极处。替我取混名，做像赞的人，自然是极聪明，极标致的了，只怕你没银子用的时节，全不阙的相公，又要来寻我这田北平的财主。田义你是我得力的管家，一应钱财出入，都是你经手。你说平日间问我借债的人，那一个不是绝顶的聪明，绝顶的相貌。”田义道：“太爷说得不差。”北平道：“任他才如锦绣，貌似莲花，只怕那才貌，穷了来没处去当。”田义道：“莫说别人，就是田义，才貌昂藏，识字知书，怎奈这命薄，是个执鞭随蹬之命。前日有相士说道，大爷是大富大贵之相。我问他何以见得？他说，大爷身上有十不全，犹如骨牌里面有个八不就。晓得八不就，是难逢难遇的牌，就晓得十不全是极富极贵的相了。”田北平笑道：“说得妙，说得妙。只是一件，富便是我的本等，那贵从那里来？”田义道：“自古道，财旺生官。只要舍得银子，贵也是图得来的。只要做些积德的事，财神比魁星更显应的。”正是：

乌纱可使黄金变，黑墨难磨铁砚穿。

田北平道：“我这一向有事，不会清理账目，不知进了多少银子，出了多少银子，你可把总数说来我听。”田义道：“一向房租欠账等项共收起一万八千余两。昨日为钱粮紧急，一起交纳上库去了。”田北平叹道：“你说到钱粮，又添我一桩心事。朝廷家里，近来窘到极处，只因年岁凶荒，钱粮催征不起，边上的军饷，又催得紧急，真个无计可施。我这财主的名头出在外面，万一朝廷知道，问我借贷起来，怎么了得。”田义道：“大爷你这句话，倒也说得不差。近来国家多事，库帑尽空。田义闻得朝议纷纷，要往民间借贷，我家断不能免。田义倒有一个愚计在此，只怕大爷未必肯依。”北平问道：“甚

么愚计，你且讲来。”田义道：“昔日汉朝有个富民叫做卜式，他见朝廷缺用，自己输财十万以助军需，后来身做显官，名垂青史。大爷何不乘他未借之先，自己到上司衙门动一张呈子，也做卜式的故事，捐几万银子去助边饷，朝廷自然欢喜。或者天下一剿太平，叙起功来，万一有个官职赏赐，也不可。这是一条青云大路，须要急早登程，不像那些纳粟求官的例，难得到手。”北平道：“主意到好，只是太过费了本钱。”田义道：“大爷的田地房租，一年准有四十万，舍得一季的花利，就够助边饷了。欲要助公家的粮饷，须捐私囊破馀资，往上司衙门呈状。”北平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却也亏你算计到，难为了你一片心思，替我得便宜，也是一点忠良之心。”田义道：“替大爷补足生平缺陷的事。”北平道：“我且问你，家主公的吉期近了，花灯彩轿可曾备下了么？”田义道：“都备下了，只等临时取用。”北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且退下了。”田义道：“小人知道了。”

北平见田义去了，乃叹一口气道：“娶亲所用的东西，件件都停当了，只是我身上的东西一件也不停当，将来如何是好。闻得邹小姐是个女中才子，嫁着我这不识字的丈夫，如何得他遂意。莫说别的，只是进门的时节，看见我这一副嘴脸，也就要吓一个半死，怎么还肯与我近身。近身不得，则那话儿越发不要提了。还有一件，我生平只因容貌欠好，自己也不敢去惹妇人，妇人也不敢来惹我。所以生了二十多岁，那些风月机关，全然未晓。自古道，包馒头也有三个口。生做亲的事，如何不操演一操演。我有一个丫环，名叫宜春，容貌虽然丑陋，情意总是一般。不免唤他出来，把那各样的风流套数，都把演习一演习，等待临期好来选用。宜春那里？”宜春听得呼唤，便说道：“今日卖来明日卖，将身卖与猪八戒。只道无人丑似我，

谁知更有人中怪。大爷叫宜春出来那厢使用？”北平见了宜春，笑道：“走近身来与你说话，不要站在那边。”宜春道：“有话便讲，何必一定要走近身来？”“因做亲的事，从来不曾操演，我和你权当一权当，操演一操演。”宜春推开说道：“哎喏，我从来不替男子做这件事，故此怕见男子的面。这样的风流，只求恩免罢了。”北平怒道：“丫头不识抬举！好看成你，反是这样装模作样。你难道不怕家主么？”宜春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样的家主，谁人不怕？只为怕得紧，所以不敢近身。”北平道：“你怕我那一件。”宜春道：“大爷身上无一件不害怕。这副嘴脸越发怕死人。”北平怒道：“咤咤！你是何等之人，也敢来憎嫌我，欺负我，没有家法么？你这贱丫头，贼贱泼，敢出恶言来欺我！气得我力绵手软，也要打你几下。”宜春便纫法跪送求打，说道：“宁可打我几下倒好，那桩罪犯，实当不起。”北平道：“你要我打，我却偏不打。明日卖了你去。”宜春道：“越发求之不得。便换一个新家主，那新家主九桩不全，也省了合欢时一桩不便。”北平又笑道：“也不打你，也不卖你，只要把你权当做新人，操演一操演。”宜春道：“你若放我不过，宁可到晚间上床，待我来服侍你罢了。俗说得好，眼不见为净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说，我就依你。”

既然妾面羞郎面，来时傍晚依成宪。

宜春又道：“你要我来，须要预先吹灭了灯，我方才来。若灯不曾灭，我是决不来的。你休把灯光耽误了姻缘。”说完便走进了。

北平叹一口大气，说道：“这等一个丑陋丫头，尚且不肯与我近身，都要等吹灭了灯，方才肯就我，何况邹家小姐是一个美貌佳人，还肯来近我的身。这一桩难事，叫我怎么样做。”想了半晌，便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宜春方才这些说话，分明是

一个成亲的法子了。明日新人进门，与我拜堂的时节，有银纱罩住了脸，料想看我不见，我等他走进洞房去了，就把灯火吹灭了，然后替他解带宽衣，颠鸾倒凤。只要当晚成了好事，到了第二日，就露出本相来，也不妨了。妙，妙，妙！这是丑男子成亲的秘诀，不可轻易就传授了与别人。若有丑男子不得成亲，来问我的时节，我便要他拜我为师，我才说这法子与他。”正是：

色胆虽寒计未穷，肯令好事暂成空。

良宵莫把银缸照，最喜相逢似梦中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邹长史知道女婿的貌丑，忧虑女儿过门，不遂其意，便想说道：“下官姓邹，名先民，字无怀，由乡贡出身，官拜中郎之职。荆妻早逝，侧室夭亡。常嗟伯道无儿，空抱蔡邕有女。下官只因宦途偃蹇，家计萧条，不以朱紫为荣，但觉素封可羡。所以生平正生得一女不愿他做诰命夫人，但求为富室院君。则于我做父亲的，心愿足已足。但：

生男不愁多，生女不嫌少。

不幸作中郎，订婚休太早。

山鸡与凤凰，雏时难预晓。

一旦惑冰言，终身误窃窕。

传言择婿翁，莫仅图温饱。

只因当初在襁褓之中，田家央人来议亲，下官因他是个富室，只说是财主人家的儿子，生来定是有些福相，况且女儿是婢妾所生，恐怕长大之时，才貌未必出众，所以一说便许。不曾看得女婿长成，又是个非常的怪物，一字不识个也罢了，不知天公，为甚么原故，竟把天下人的奇形怪状，合来聚在他一个人身上，半件也不曾遗漏。那田不平的名号，莫说通国相传以为笑柄，就是下官家里，那一个男子不知，那一个妇人不晓？

刚刚瞒得我女儿一个人。

下官明晓得不是姻缘，只因受聘在先，不好翻悔。今晚就是遣嫁之期了，不免唤他出来，吩咐几句。虽然不好明明说出他丈夫的丑陋，只好把嫁鸡随鸡的常话，劝诲他一番便了。吩咐家僮叫养娘服侍小姐出来。”家僮随即传命，走入后堂与养姐说知。养娘随即对小姐说道：“老爷吩咐家僮进来请小姐上堂说话。”小姐听说父亲呼唤，随移莲步，步出堂来，见了父亲便道：“爹爹万福。”邹公道：“罢了，你且坐下，听我吩咐。我儿你的女职将终，妇道依始，那四德三从的道理，经传载明白，你平日都看过了。要晓得，妇德虽多，提纲挈领，只在一个顺字。妇人家的德行，重在无违夫命，勉励宜室宜家。婚姻都是前生定，你的才称得妇魁，智可以解围。如今的女子，那里有与你双配的。你爹爹做了一生的贫士，半世的冷官，没有甚么妆奁嫁你。你平日最欢喜读书，凡是家中的书籍，尽行把与你带去，到那忧闷之际，也好拿来消遣。况你无兄弟，把与你当做妆奁。”小姐说道：“这些书籍，已经孩儿看过多次了，都记得的，不必带去，留下与爹爹消闷遣忧。我自然有笥腹，当做妆奁，又何必要这五车书在轿后。推旁人不知，只说我夸才。□爹爹你一向应酬的诗文，都是孩儿代作，自今以后，代作无人，俱要自构思了。况高年之人，精力有限，如何应酬得来。毕竟文人孝亏，才人德微，倒不如那木兰武弁将爷替。劝你早知机会，把那笔砚封固了，省得费尽精神，把那寿命摧。”邹公道：“良时已近，你可收拾起身。我先在中堂，候你上轿。养娘你可伏侍小姐收拾起身。田家花轿将近来到门了。”邹公复叹道：“正是涕泪有如嫁齐女，欷歔何异遣王嫫。”

却说养娘奉了邹公之命，催道：“小姐，轿子到得快了，请来更换衣服。”养娘替小姐换了衣服，便背着小姐，低声叹

道：“可惜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嫁着一个田不全的丈夫。”小姐道：“养娘，你在那里自言自语，说些甚么？”养娘道：“我不曾说甚么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明明白白听见你唧唧啾啾的说出田不全三个字，还说不曾说甚么。”养娘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小姐听错了。我说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，正该配那田十全的丈夫。这是我替小姐欢喜的说话，小姐不要多疑。”小姐问道：“怎么叫做田十全。”养娘道：“只因田家官人有十全的相貌，故此人家替他取了一个美名叫做田十全。”小姐听了此话，因暗喜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奴家幸得所夫了。这两三句说话，好似画出了潘安的美貌相来。想想名不虚传，定无假话。”养娘道：“那霸王的夫婿，正好配着虞姬。耳目官湖件都是出奇，那些文人逐件都题有像赞，何必猜疑。少刻间，亲自相逢，自然知道真假高低。”养娘暗地又说道：“两个字不曾说差，只有一个字是欺哄你的。”小姐道：“正是：十年私意祝乘龙，羞对旁人问婿容。”养娘听了，便回答两句道：“二人言名开笑面，愁看实际锁眉峰。”

却说此话方完，只听得鼓乐宣天，笙歌嘹亮。一霎时灯烛辉煌，银缸灿烂，从仆数十，拥护着一乘五彩花轿，迎入中堂。邹公着家仆进来，说道：“叫养娘服侍小姐上轿。”养娘扶了小姐，轻移莲步，出到中堂，参拜了家先，辞别了邹公，父女二人哭泣分别了一会，候相读罢词文，催扶小姐上了花轿，鼓乐迎出大门去了。且住说邹公之事。

却说田北平自打发花轿鼓手迎亲去后，说道：“我今晚的佳期与世上人的好事，有一半相同，也有一半相反。喜的是洞房，恼的是花烛。怕近的容颜，喜沾的皮肉。所最爱者，是倩兮巧笑；所最恶者，盼兮美目。美好人之所同，恶陋我之所独。世上人的才貌，也尽有似区区一般，自己不知，反道是潘安宋

玉。到成亲的时节，不肯遮盖，惹得新人痛哭，还要凌辱阿娇，逼他死于金屋。怎似区区，不昧良心，或者将来还有些厚福。想起来又好笑，我田北平成亲的着数，都摆布停当了，只等进房之后，依计而行。不免吩咐丫环，教他帮衬帮衬，可不是好。宜春在那里？”宜春听得呼唤，便道：“郎君件件奇恶，原只防他那一着。谁知本事又平常，空有牛形无力作。你今晚成亲，有替死的来了，又叫我做甚么？”北平道：“有桩机密事与你商量，你须要帮衬我。我与新人拜堂之后，恐怕他嫌我丑陋，不肯成亲，我要预先吹灭了灯，然后劝他脱衣服：“你须要会意，不可就点灯进来。”宜春道：“你这个计较，是极好的了。我还替你愁一件，他的眼睛便被你瞒过了，只怕鼻子塞不住。你身上那许多气息，你有甚么法子遮掩得住么。”北平道：“我身上没有甚么气息。”宜春道：“原来你自己不觉得，这也怪不得你。你身上有三件臭气。”北平道：“那三件臭气？”宜春道：“口臭，体臭，脚臭。”北平听了，痴呆了半晌，便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你若不说，我那里知道。这怎么好？”宜春道：“这也不妨，只要你晓得，就好作弊了。脚上那一种，做一头睡，自然闻不见，不消虑他。身上那一种，是从肋下出来的，你上床时节，把手夹着些，也还掩饰得过。只是口里那一种，最要谨慎，切不可与他亲嘴，就是话也少说。若有要紧事开口，须要背着他些。”北平道：“承教，承教。亲事将来到了，快叫候相进来。”宜春随唤田义叫了候相伺候。不一时，鼓乐喧天，银缸照地。众家僮拥护新人的花轿，进了中堂。有一首词调赞云：

鼓乐喧阗，仙女迎来自九天。人传遍，今宵神鬼
缔良缘。赴华筵。明随贺客称恭喜，暗对新人叫可怜。
休欢忭。只怕他携云握雨，非情愿。少不得有洞房奇

变。洞房奇变。

却说宾相唱了歌词，扶了邹小姐下轿，迎了田北平出堂，宾相照常赞礼参拜天地祖先，夫妇交拜礼毕，众人携灯，喜乐迎入洞房。北平吩咐田义：“你把喜钱，打发各行人去。”众说道：“引得他夫妻成对，我众人及早回避。莫待新人出声，大家要赔眼泪。”田义道：“休要取笑，请众位同到那厢来去吃杯喜酒。”众人大笑一顿，同田义去吃酒去了。北平见众人去了，遂把灯吹灭了道：“呀，起这样一阵大风，把两根花烛都吹灭了。宜春快点灯来。”宜春背他说道：“待我吓他一吓。”高声应道：“就点来了。”北平听得，慌张失措，便笑道：“我闻得，成亲的花烛是点不得两次的，请睡了罢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只得要暗中摸索了。”便把着邹小姐的头罩除了。说道：“小姐请安置了罢。”又恐口臭，背转面说道：“天催我与你结良缘，使一阵风及早吹灭了花烛，我与你除去簪环，解去衣带，没了灯光，则索把罗裙解了，早上牙床，把那做新人的俗套一并抛脱罢了。”便把邹小姐搂抱上床去了。不知后来如何识出田北平的丑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美佳人智谋观音堂

却说田北平搂抱新人上床去后，邹小姐黑地里，不知新郎美丑，又是新来生疏，不便使个奴婢，任凭北平施为，心中只存了田十全三个字。你贪我欲，凤管鸾箫，云雨交欢，情投意合。不知宜春竟在壁背，探听动静，听得如此，便笑道：“遮瞒得好。躲闪过了这一关，全凭一番妙计，才保得这样平安。只是一件，房内的花烛吹得灭，天上的银灯吹不灭，我愁他上床容易下床难。你看新人见温柔软款，只说他是一个美貌才郎，欢欢喜喜和他上床去了，少不得完账之后，就会觉察出来。看呀，你看如今在是冲锋的时节，钩响床摇。小姐，你且莫怪郎君肆狂暴，他若是稍逡巡些儿，这一场欢乐恐怕难得到。我且不要睡，在这里听听梆声，有何不可！我且打侧耳朵听听。我且再听听，噫！不曾听见他怎么样，就早已云收雨散，呼呼的睡着了。”宜春便叹气道：“现世宝，现世宝，把你来看，又不中看，吃又不中吃。为甚么不早些儿死了，好去投过一个人身，活生的在世上作孽。好笑你爱这风流事，枉费了自己苦劳神，还亏得邹小姐是个处子，若遇着大方见识迂的，止堪贻笑而已，起先那些掩饰的法子，醒的时节还记得用，如今睡着了，只怕那臭口儿大了难包，经不得鼻息儿是一个透香气的孔窍。我且再听一听。”便笑道：“何如新人披了衣服，要爬起来呕吐了。我且躲在一边，不要等他看见了。”

邹小姐披了衣，爬起来，下了床，呕吐了一会。便说道：“锦帐绣衾都是新色，□如何那 席薰兰，到不见分毫好气息。”又呕了一会，道：“奴家与田郎就寝，觉得枕席之间，有一

阵难闻的气息，只说他床铺不洁净，以致如此。谁想细嗅起来，竟是他的体气。只此一件，已够熏人了，那里晓得余臭尚多，不止于此。口无鸡舌之香，既不可并头而寝；脚类鲍鱼之气，又不可抵足而眠。教奴家坐又不是，睡又不是，弄得个进退无门。”又叹一口气道：“天哪天，怎么把这苏合与蜣螂抱。且住，我虽则与他同睡，还不知他相貌如何。如若果然生得十全，就有这几种气息，我拚得用些刮洗的工夫把他收拾出来，也还就过得去了。万一相貌也只是平常，那也就懒得去修饰他了。且喜天色将明，等他起来看他怎生一个相貌。”言由未了，只听得连叫几声小姐。邹小姐知是新郎，故犹答应。北平听见答应，慌忙披衣，蓬头起来说道：“小姐为何这等勤谨，东方未白就起来了。”邹小姐一见，大惊道：“哎呀！为甚么洞房里面走出一个鬼来了。”北平道：“我是你的丈夫，不要看错了，并不是什么鬼。你记不得，昨天晚上与你同头共枕，情投意合么。”小姐暗道：“哎呀！原来就是他。我嫁着这样一个怪物，如何是好。”遂放声大哭起来。北平忙劝道：“小姐你且耐烦些，不要哭罢了。你丈夫是穷人，纵然面貌齐整，却也当不得饭吃。劝你将就些儿过日子，吃不会少，穿不会缺，也就罢了。”正是：

美夫看不得妻儿饱，有财也当得容颜好。

邹小姐又是掩面大哭，北平劝解不住，宜春便走进来，说道：“既逢催命鬼，须用解交人。”扯了北平，到背后说道：“你越劝他，他越要哭了，不如走开些，等他息息气罢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说，烦你去劝他一劝，我便去了。”正是：

欲止娇娃哭，先藏丑陋形。

宜春道：“新郎去了，大娘不要哭罢。”小姐听见宜春劝说新郎去了，方才渐渐的止了哭声。宜春道：“大娘，你的心

事，宜春是晓得的，怪不得你烦恼。只因事到如今，也说不得了。我且劝你，把皱眉舒，免心焦。美貌丈夫谁不欢喜，但是命里注定了，况身子已经他污，染得白丝成了皂色，料想这恶姻缘，一时不得开交，欲开交时，则除非是到老。不如把心事丢开去，勉强欢笑些儿罢了。大娘你且洗净了脸，梳好了头，我领你到书房里去，散一散闷罢。”小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嫁着这样的男人，梳甚么头，净甚么脸，倒不如蓬头垢面，也装做一个鬼魁形骸，只当在阴间过日子罢了。既有书房，待我去散步一会。”宜春道：“这便请行。”小姐道：“不是无膏沐，羞为俗子容。且将花醒眼，莫使恨填胸。”

宜春道：“这边就是书房。你看花草也有，树木也有，太湖石山也有，金鱼缸，红莲池，翠竹苍松，件件都有。这边还干净些，不像那边鸡屎满地，臭气熏人。大娘你以后若要散闷，只管过来走走就是了。”邹小姐道：“书房倒清静，只嫌他富丽些。你看梁上雕花，壁间绘彩，栏杆必须字，堂画定用羽毛，但看他这些制作，就晓得不是雅人。这等看来，内才也有限了。这所书房，虽然僻静，只是景致太俗，又繁嚣过甚。只落得窗明几净，还好看看书，稍解闷怀。”心中暗想道：“想我嫁了这个怪物，料想不能出头，还喜得有这所书房做个避秦之地，不免塑一尊观音法像供奉在这边，等待满月之后，拒绝了他，竟过来这边看经念佛，祈保来生便了。只前生的孽障，今世方才消除，及早些把来世预先祈祷，但愿来世免得陷我红颜貌，凿我的聪明窍。宜春你可吩咐家人，替我塑一尊观音法像，供养在这边，待我来烧香礼拜。”宜春应道：“晓得。请大娘过去用早饭罢。”小姐道：“昨宵朦朦胧胧，不知不觉。今朝见了，胆破心惊。快些吩咐厨下丫环烧了香汤，替他洁净沐浴，不得辞劳。虑只虑今宵知道了，将何以处，如何到明早。

”正是：

十全夫婿从来少，异状奇形俱备了。

可羨生养的爷娘，如何造就这般巧。

却说邹小姐，自从与宜春到书房散闷，心中立定了逃禅之意，便叫宜春，吩咐家人塑一尊观音圣像，供养在书房内，以求嗣为名，其实要拒绝丈夫，不曾说出口来。田北平听得邹小姐要塑观音求嗣，信以为实，随即吩咐田义料理。不上半月，塑起一尊观音大士，把书房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供奉观音在内。那一日，邹小姐走到书房观看了一会，说道：“奴家自从来到田家，看不过那村夫的恶状，已曾认定这所书房，做一个逃禅之地。且喜观音神像已塑成了，今乃开光吉日，又是奴家漏月之期，本当要与他说过明白，然后过来。又怕他苦苦相留，反生缠绵。只得预先来到此间，把闭关养静的事要，安排妥当，等他来时，只消一两句话，就可以与他永诀了。宜春那里？宜春那里？”宜春听得邹小姐来唤，一边走，口里一边说道：

新人才满月，菩萨又开光。

禅房与客座，两处唤梅香。

宜春走到小姐面前，问道：“大娘有何吩咐？”邹小姐道：“替我把经忏蒲团，木鱼钟磬，都摆起来。再把新制的衲衣、道冠都取出来，待我更换过了才好虔诚礼拜。”宜春应道：“晓得。”遂将经忏等项一一摆列得停停当当，然后取出一件新做衲衣，与小姐换了，又取了一顶新道冠，替小姐带了。邹小姐从从容容，走到观音座前，上了三炷香，礼拜了四拜。说道：“奴家邹氏，只因未嫁之先，翻书阅史，不知前生罪孽，未曾忏悔，每以才貌自爱。今日于归田门，匹配着这等粗蠢郎君，方知奴家红颜薄命。如今早自猛省，回头皈依大士。但愿来生，出此缺陷轮回之厄。”说完，又拜了四拜。

却说田北平，不知邹小姐的实情，便道：“我田北平，自从娶了邹小姐，一月之间十分快乐。今朝是满月的日子，他塑了一尊佛像，供养在书房里面，约我同去顶礼，无非是求子之心，须要过去走一遭。”正是：

新妇进门才一月，祈子之心坚且决。

塑尊泥佛奉家堂，保佑生儿田不绝。

北平走到书房。见了神像，也参拜了四拜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保佑弟子，一年之内，生他三个儿子。”宜春道：“怎么一年之内，就生得三个儿子？”北平道：“大娘生一胎，你也生一胎，或者两胎里面，一个双生，也不可，不是三个儿子？”宜春道：“说道这容易，若是你这等形貌，那得有喜来受？”北平道：“这丫头，他也来嫌我生得丑。”一见邹小姐，着一惊道：“呀！为何这等妆束起来？好好一个妇人，竟做女尼道姑打扮。这也觉得不像，快些换了。”小姐道：“田郎，我老实对你说了罢。这一尊大士，不是为求子而设，是塑来与我做伴的。求你大舍慈悲，把这书房，布施与我，等我改为静室。我从今日以起，就在这边独宿，终日持斋念佛，打坐参禅。你可另娶一房与他去生儿育女，不要来打搅我的清规。我和你夫妇之情就在此时永诀了。田郎请上，受奴家一拜。”北平大惊道：“这是甚么说话！快不要如此。”邹小姐遂跪拜行礼相毕。北平扯不住，只得一同拜下。说道：“听得娘子这等说话，心如刀割，竟把肝肠都剪碎了。为甚么好好的姻亲，忽然中变？任凭你长斋拜佛，只不要把夫妇百年之情，一时间断绝。缘本是前生注定，不要嗟怨。”说话未完，一个幸僮唤道：“宜春姐，有一位客人来在中堂，请大爷出去讲话。”北平道：“娘子求你耐烦些，决不要如此，我去了就来。宜春你也替我劝一劝。”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

邓小姐说道：“宜春你也出去，待我好关门。”宜春道：“大娘在此独宿，他少不得要拿我当灾。这样男子，宜春也有些怕，也情愿随了大娘在佛前添香换水。”小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替我把门窗户扇都封锁了，只当重关一般，省得他来缠扰。”宜春道：“这也说得是，待我锁好了。小姐这下他有翅也飞不进。”北平送了客，急忙向书房里面，跑走来，口里说道：“忙辞堂二客，来劝佛前人。”刚刚走到书房门首，只见门儿都紧紧封锁了，急忙连连叫几声：“宜春在那里？快些开门。”宜春应道：“宜春宜春，怕当新人。只愿闭户，不愿开门。”北平见如此作为，心慌意乱，说道：“这便把来怎处，没奈何了。只得跪在外面，求他开门。娘子我在这外面行礼了。”宜春击磬，小姐敲木鱼，只是念经，全然不理。北平在外面，连叫数次，不见答应，便发怒道：“我这里絮叨叨，一们哀求，谁知他狠心肠，且不可怜。我只听得三回九转，一味念经，击钟磬，敲木鱼，总不过是对菩萨申诉嗟怨。休得要这等施骄态，故意不瞅不睬着我。任凭你愤气填胸，也跳我田家门不出。善劝他不转，只得要用恶劝了。待我发起性来。”指着书房里面骂道：“臭淫妇，真贱人，作这等臭怪，放这等肆。我做丈夫的人，跪在外面哀求，你全然不理，难道真个要修行么？你如今出来就罢了，若不出来，待我吩咐家人，不许送饭来与你吃，活活的就饿死你去。”小姐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若果然将奴饿死，倒算放了一条生路，免受了多少凄凉苦景，忧愁气恼。莫说将奴饿死，就把刀来杀死我，也情愿。”北平听了这番言语，料难重鸾交。便骂道：“你这泼贱，休得恁般装魔作怪。天下妇人，除了你们，难道断了种么。我偏要另娶一位如花似玉美人，与他结一世良缘。”宜春道：“那有第二个不怕鬼的

新人来结缘。”正是：

心中懊恨恶姻缘，幸喜避秦有此间。

但愿新人来结蒂，难星过度不相缠。

却说田北平，在书房门外，被邹小姐拒绝了，他心下十分恼怒，忙与田义商议，央托媒婆作伐，另娶一房回家，以消一肚恶气。不一时，媒婆张一妈来到，见了北平，道个万福道：

“大官人呼唤老身，有何吩咐？”北平遂将邹小姐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：“如今我要另娶一个绝色的美人，财礼不拘多少，过了门时，谢你一个元宝。”张一妈道：“姻缘是你分定，待老身与你说合，明日再来。”回覆别了北平，出门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荆州有一孀居，姓何，丈夫曾为执戟郎官，中年弃世，坚心守节。一日自己叹道：“老身年逼桑榆，门户萧条，又无子息，止生一女，貌颇倾城，还不曾许嫁。我想这等一个女儿，那怕没有佳婿？只是一件，老身止靠着半子终身，须要寻个财主人家，才好倚仗他过日。怎奈家贫与才貌，再不能够两全。有钱财者，定然愚蠢。具姿貌者，一定贫穷。所以蹉跎至今，未谐佳偶。唉！不知等到何年，才遇着个佳婿。我儿你如今已长成了，为娘的要与你择一个佳婿，方称心怀。谁知家贫才貌，总不能够两全，只恐怕你虚度年华。只为这穷村坊，没人知觉，因此上佳婿难招。谩说是呆郎婿，高骑骏马，何曾见轻裘子弟，貌似花容。”何小姐背面暗说道：“人家择婿，从不像他，只是问人家的家私，又要问人家的才品，如此择选，则除非东家吃饭西家睡，好教我哑子一般，有口难言。不如把终身，付之东流。”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

却说张一妈，在田家得了要娶一个美貌佳人，因说道：“田官人因为邹小姐住了静室，不肯与他近身，他许了我一个元

宝谢媒，要娶个绝色的女子。我想何家小姐，是近来第一个佳人。况且他的母亲，又要选个富豪女婿，正好合着这个机关。只是才郎十分丑陋，配那小姐不来。我只好把左话儿右说倒，要极赞他十分标致，何夫人才肯应允。要晓得从来的假话，都出在媒人口里。这瞒天说谎，不是我起的。走东走西，转弯抹角，不觉也就走到何家门首，不免进去。你看他母女两个，正在一处说话，待我进去见了：何夫人万福！小姐安好！”何夫人道：“一妈，好几时不曾见你，你一向好么？今日光临，有何见教？”张一妈道：“做媒的谅无别话，不过是联姻结娅。”何夫人道：“是那一个？家世何如？可养得亲眷起么？”张一妈道：“若论家私，只怕石崇也比他不得，门户也算得第一。”何夫人道：“这等说，他的容貌何如？”一妈道：“若论他的面庞，实过潘安。”何夫人道：“他胸中才思，却怎么样？”一妈道：“才学堪夸，虽不曾名登金榜，却也曾梦里生花。”何夫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姓甚名谁？住在那里？”一妈道：“这位郎君，叫做田北平，是天下有名的财主，就住在本地。”何夫人道：“我也闻得荆州城里，有个姓田的，是豪富家。这等看起来，家资定是好的，不消查问得了。只是一件，”指着女儿道：“你看这等如花似玉的人，若不是俊雅郎君，如何配得他上。你方才的话，我还不十分信得，若是果然生得好，待我面看一看何如？虽然豪富大家，也须要仪容俊雅，免得俏鸾凰被凡禽跨。”一妈道：“夫人若还不信，放心不下，请去卜一卜就是了。”何夫人道：“亲眼见了，胜过占卦。”一妈背后暗想道：“这等说来，是一定要相的了。也罢，待我用个计儿，叫他央个标致男子，充做自己，与他相就是了。”转面对夫人说道：“夫人，相也不难。他的相貌，是十看九中意的。任凭相就是了。”夫人对女儿说道：“如此极好。我儿，这等

说，你明日也亲自相一相，省得后来埋怨母亲。”何小姐背后暗说道：“这也是终身的事，顾不得什么羞惭，到明日也要暗地里清清白白看明他也，还怕情人眼内易生花。”夫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娘儿两个，要到菩提寺去进香，你引他到寺中来，待我相一相，就是了。”张一妈道：“谨依尊命，如此告别了。”

媒口从来是不骗，耳闻不如亲目见。

饶伊口内坠天花，难逃我双眸似电。

话说张一妈，别了何夫人，一直走到田家来回信。不想田北平，自从央托了张一妈，去寻一头美貌姻亲，终日在中堂等候回音。一见张一妈来了，连忙开言问道：“所托之事，可曾有影响么？”张一妈道：“有到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不知与你可有缘法，我也曾与你打了许多说谎呢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难为了你。但不知是那一家？要多少财礼？”一妈道：“是本地何家。他父亲曾为执戟郎官。父亲中年弃世，母亲坚守孀居，并无子息，只生得这个女儿，许多人家去求亲，都不遂他母亲的意。他母亲又要家私豪富。”北平道：“我的家私，尽中得他的意。”一妈道：“他又要女婿才品兼优，方才配得他女儿过。”北平道：“我虽粗蠢些儿，你该与我包藏。”一妈道：“就是这上头与你打了许多说谎。只是一件，他要亲自相一相，方才放心。我想大爷这等形貌，如何中得他的意。”北平道：“这便把来怎么处。”一妈道：“我有一个妙计在此。”北平道：“有何妙计？领教领教。”一妈道：“大爷可请一位标致男子，前去代相一相，可不是妙。”北平道：“妙妙妙！明日烦你早些来，同去便了。”一妈告辞了北平，竟回去了。

北平自张一妈去回之后，独身一人，左思右想，要一个标致男子代替去看，竟想了一夜，不曾想一个妥当的人出来。你

们说，他为何想这一夜，不得妥当？他的心思想道：“这是一世要紧的事，一来恐怕那代看之人起没良之心，借此代看来，骗去了他的亲事。二来又怕娶亲过门的时节，女家要先相之人亲迎过门，丈母亲自送来，那时叫他如何敢出来拜堂。这不又被人弄假成真，占去了亲事。”因此二件事，就想一夜，不曾睡得。极早起来，便想道：“田义的面貌，尽看得过，不免叫他去，权充一充。田义那里？”田义闻得呼唤，急忙前来问道：“大爷唤田义，有何使令？”北平道：“不为别事，有句机密话和你商量。何夫人要相女婿，你晓得我的面庞，可是相得的，要央别人替代，又不好开口，只得想到你的身上。”田义摇头道：“岂有此理，不但有主仆之分，又且有嫌疑之别，莫说相不中，就是相中了，娶进门来，也还有许多不便之处。大爷不消费心，这个代相之人，田义已寻下了。”北平问道：“是哪一个？”田义道：“双喜班戏子里面，有个正生，相貌极是齐整，现领大爷的行头在外面做戏，叫他去就是了。”北平喜欢道：“说得有理，快去叫他进来。”田义答应道：“是。”即去唤正生去了。北平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第二次的新郎又定做得成了。”叫家僮吩咐里面的人，把值钱的衣服，取出几件来，好等他来穿着。一时，田义引了正生，来见北平，北平道：“你就是双喜班的正生么？”正生道：“正是。”北平道：“好人物！又齐整，又体态，又风流，一定是相得中的。”随问田义道：“你对他讲过了么？”田义道：“讲过了。”北平对正生说道：“你须要听我说，想我生来福分却非差，只因这形骸丑陋，不知把何处的铁拐仙，移来在我身上。到如今选择新郎，要央请别人替代。敢烦你好生帮扶，却不要使福反成祸。”正生道：“大爷的相貌，原是绝好的。只怕肉眼相不出来，所以要央个替身。如今包管相中了来，问大爷讨赏就是。”北

平道：“但愿如此。田义取我的唐中晋服，与他穿戴起来。这唐中晋服，不是新做的，是我做新郎的旧货。只可惜衣上有些余香气，开时颇难得过，见了美人的时节，只好往下风站站，不要把气味被他闻了会呕，那时便惹出祸来。□切记切记。田义，你随他同去，我在家里专听好消息。”田义道：“依我说起来，大爷还该同去才是。”北平道：“我去做甚么？”田义道：“一来看看新人，省得后来懊悔；二来娶进门的时节，新人若还埋怨，还有一句巧话对他。”北平道：“甚么巧话？”田义道：“大爷只说，自己原是正身，那同行的人，不过是陪客，你自己错认了，与我何干？他就说媒婆指定的，你也好把诓骗之罪，坐在媒婆的身上，不怕他埋怨到底了。”北平大笑道：“这也说得甚是。如此待我也妆扮起来，一同前去就是了。”正是：

旧计翻为新计，假郎伴着真郎。

巧妇不敌痴男，清官难逃滑吏。

但不知，田北平同去好与不好，何夫人中意不中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丑媳妇隐妒侍夫

词曰：

功名捉鼻谁争竞，无端一与微天幸。所志在风流，
天翻吝阙俦。从有天府妾，勉聚同心结。还愁薄命人，
准逃前世因。

大凡天下之事，多有不平。那田北平是个丑男子，娶得来的媳妇，却又是美丽的佳人。若是俊雅才华的丈夫，偏娶着一房丑陋的夫人。俗语说得好，姻缘本是前生定。这都是命里注定，非后人力所能为。闲话休题，言归正传。且谩说田北平求亲之事，却说湖广江陵府，有一个学士，姓唐，名滢，字子才。自幼年读书，眼空四极，名塞□间，出赴科场，早登甲第。先从学士出选临民，每多德政。一日公务已清，退居内署，叹道：“目下便要告休，暂图安逸，怎奈封疆多事，朝廷命臣下各举边才，那些当道诸公，交章擢荐，不日就有重任相加，还喜得简诏未到，且图几日安闲。只是一件，下官才固有余，貌亦未尝不足。少年的时节，只道天不生无对之人，定有个绝色女子与我联姻。谁想娶着的夫人，竟是当今的嫫母，劣状多般，秽形毕集。只有一件还感激他，世间的丑妇，没有一个不妒的，世间的妒妇，没有一个不悍的，他于妒之一字，虽然不免，还喜得妒而不悍，是他短中之长。下官新娶两房姬妾，一个姓周，一个姓吴。周氏的才貌虽不叫做一全，却能主持家务。下官得了他，可免内顾之忧。吴氏既有太真之美，兼饶道韞之才，自是当今第一个女子。夫人待此二妾，也还在贤妒之间，实惠虽然吝惜，虚名却肯均施。每到饮酒宴行的时节，任我倚翠偎红，

随他献娇逞媚，不露一点妒容。只到酒残歌阕之后，寻衾问枕之时，方才露出本相来，不许下官胡行乱走。噯，我想男女行乐，何必定在衾席之间，只此眼底留情，尊前示意，尽有一种不即不离之趣。只是难为了姬妾些儿。这也是红颜薄命之常，只得由他罢了。下官今日拜客回来，则索与三位夫人，宴乐一回。”正是：

培养精神亏丑妇，维持风月赖佳人。

却说唐夫人在内堂玩耍，说道：“身才七尺，腰仅两围，窄窄金莲，横量尚无三寸；纤纤玉指，秤来不上半斤。貌遇花而反羞，真个有羞花之貌；容见月而思闭，果然是闭月之容。想我这付嘴脸，生得这般丑陋，就该偃蹇一生了。谁想嫁着唐郎，竟是当今的才子，他得中之后，我又做了夫人。这就叫做：前生不作红颜孽，今世应无薄命嗟。只是一件，他近来娶了两个妖精，一分碍眼。我心上其实容不得，要下毒手摆布他。只是仔细想来，唐郎近日举了边才，诏书一到，就要去赴新任。料想多事之秋，带不得家小，等唐郎赴任之后，寻两分人家，打发他就是了。这也有限的日子，何须苦做冤家。只是一件，看便许他看看，若要时常到手，却是不能够的。只好在新婚的时节，赏赏滋味罢了。叫丫环整備家常筵席，好待老爷回来。”丫环道：“晓得。”唐子才御了公服，步入后堂，说道：“苟免应酬烦，且效于飞乐。”见了夫人道：“夫人我为应接纷纷，忙了半日，此时稍暇，只该饮酒，可曾备有家宴么？”夫人道：“备下了。叫梅香唤出两位姨娘来。”梅香应道：“晓得。二位姨娘有请。”周氏、吴氏一同步出后堂，见过了老爷夫人。夫人道：“梅香，看酒来。”周氏、吴氏二人，送过了酒，一同入席，大家欢饮一顿。子才道：“夫人宽饮一杯，二位，来来来，大家饮两杯。”对周氏道：“我已经改升边缺，不日就

要起身。与你交杯之日尚少，不知何年，重复交杯。”搂抱周氏，共饮了一巨觞。复搂抱吴氏，又饮了一巨觞。夫人看见这等行乐，心下甚是不耐烦，便说道：“相公，你醉便醉了，也还要稳重些儿。”子才仍复回席，畅饮一会。只见老院子，持京报从外而入。跪禀道：“老爷，京报人到了。报老爷高升经略使，巡视南边。”子才道：“知道了。叫他在外面候赏。”老院答应而出。子才道：“夫人，下官既有王命，少不得就要起程，家中之事，都要付托与你了。这两个姬妾，都是好人家的儿女，又且德性幽闲，我去之后，全仗你看顾他。”夫人道：“你自放心，都在身上，决不奚落他就是了。”子才道：“家宴筵开，简命忽至，令人从起别离情。且饮尽杯中酒，沉醉交欢，止今宵，到明朝早起相送行。”夫人道：“丫环掌灯进房。”扯住子才的手，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

今宵还与君共枕，明早夫君便登程。

莫把良宵耽误过，同我上床好饯行。

子才便回顾周氏、吴氏，被夫人扯进房里去了，不得与二人交欢行乐。周氏对吴氏道：“他二人闹闹热热进房去饯行去了，丢你我二人在外，冷冷淡淡，如何是好。”吴氏道：“不要怪他，我们有了这种姿容，原该受苦，若还也像那副嘴脸，自然有好日子过了。”周氏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吴氏道：“姐姐，今晚不如到我房里来去睡，还有闹热之处。”周氏道：“你也是个女子，有何闹热之处。”吴氏道：“我有一件东西，同那话儿差不多。大家来去闹热。”周氏道：“如此我又来分惠了。”二人也相搂入房去了。

且休题唐子才分别上任之事。却说何夫人，与张一妈约定到菩提寺进香，兼相女婿。寺内和尚，急早起来，拜佛上香。便道：“寺院门前鹊噪，知是舍财吉兆。若无信女烧香，定有

善男设醮。茶汤及早安排，果品预先理料。献斋的攒盒一收，募缘的疏簿就到。莫怪我出家人，都有医不好的贪嗔，须知和尚们，有脱不去的常套。自家菩提寺中，一个住持的便是。今日天气清明，怕有人来烧香还愿，则索打扫禅房伺候便了。”

田北平携着正生说道：“莫笑世间花貌丑，戏场里面不能无。”正生道：“大爷，你说我们两个来到这边做甚么？”北平道：“特来相亲。”正生道：“大爷便是相亲，据在下看来，只当还是做戏。”北平道：“做的是什么戏？”正生道：“今日做的戏文是演西厢，要与那俏鸳鸯奇逢在大雄殿上。恁要在画中求宠爱，教我在影里做情郎。”

北平道：“你来做张生，我追陪你游玩的，倒是个法聪和尚了。”正生道：“只怕这美号也难当，那有倒秃不全的法聪和尚。大爷且往这边来去。”

却说张一妈随着何夫人与小姐，一直竟向寺中而来。何夫人说道：“十幅长幡，绣着个佛像，眼是光明藏。捧来奉献梵王。但愿祈保亡者超升天界，生人福寿安康，赐一位好东床。得女儿于归，早把做娘的心宽放。”一妈道：“来此是了。请夫人小姐一同进殿上去。”住持和尚带了两个徒弟来挂长幡，敲钟□□夫人小姐□□□□佛□献菩萨□八□□□一边□□□□□也随后行了礼，住持请夫人小姐到里面去吃茶。一妈道：“众位师父请便。待我请夫人小姐随喜，一会进来吃茶说是了。”众和尚都退开了。一妈道：“远远望见个官人们来了，夫人小姐请辨了眼睛细看一看。”一正生道：“方才进得寺里回廊，□参了韦驮，谒罢金刚。只闻得宝殿上风，来降檀香，内带着兰幽香。”北平道：“我和你同到殿上走去。”

夫人与小姐留神细看着正生，北平与正生偷眼去看小姐。正生暗道：“看着那俊俏的面庞，好教我心痒，险些把跳东墙

的脚儿高张。怎当他前有夫人，后有红娘。只道是做张生，全要风流。怎奈这个郑恒，就在对面当场。”夫人道：“一妈，方才这两位，那一位是田郎？”一妈道：“那一位绝标致的就是了。”夫人道：“果然好个人物，我儿，你道怎么样？”小姐道：“姿容便好，只可惜轻浮了些，竟像个梨园子弟的模样。”一妈道：“那不要怪他，只为近来的文人，都喜欢串戏，他也曾串过正生来，所以觉得如此。”夫人道：“这等说，我女儿的眼力其实不差。”小姐道：“超外初无脱，清中自有狂。为甚的读书人，忽入优人阵。终不然登科及第的人，定是这等风尘样。”一妈道：“请问小姐，这头亲事还是许他不许他？”小姐道：“且慢，待我仔细再看他神情，静听他的声响。”一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进禅堂去了，我们也随进去看来。”却说正生对北平道：“这一位小姐，真是天资国色，绝世无双。大爷你一定是中意的了。”北平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这双眼睛，是有白花的，看不一明白。求你细讲一讲，他面上的颜色何如。”正生道：“他的风姿，光如月色；他的颜色，鲜艳如花。”北平道：“眉眼何如？”正生道：“看他展春山，兴欲狂，转秋波，魂欲散。”北平道：“体态何如？”正生道：“他的腰，好似风前柳，态似浮云物外翔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说，容颜体态俱好。那双小脚，约有几寸？”正生道：“要量他的小脚么？那西厢记上，有个现成的法子，来去看他踏软径的新鞋样。”指着地下说道：“大爷，你将那验芳尘的旧法量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竟是一个十全的了。你看，那夫人小姐，也进来了。”心中暗暗的思道：“待我也做些风流态度，与他相相，或者替身相不中，倒相中了正身，也不可。”遂偷眼看着小姐，装出许多数不尽的丑状，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自丑不觉就是了。

却说一妈引了夫人小姐，步入禅堂。一妈道：“他们立在左厢，我和你走到右厢，去细看一看便了。”小姐扯一妈背后，问道：“一妈，那旁边站的是个甚么人，就丑到这般地步。”一妈道：“那是陪他来玩耍的。”小姐见他这般容貌，又装出许多丑态，遂掩口而笑。北平见小姐喜笑，痴心想道：“你看他满面笑容，一定是相中了我。”正生道：“若是这等的喜笑，转令恐惧惶。似这等当嗔反喜的面庞，休说他得意形象，要佳人中意，请男儿自量。劝你把装作模样，收藏一收藏。”小姐私自想道：“我起先单看那人，不曾看见这个厌物，所以求全责备，不觉得苛刻起来。如今看了这副嘴脸，再把那人一看，就不觉怨了许多。真个是两物相形，好丑自见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儿，这位郎君，也看得过，就许了他罢。”小姐道：“但凭母亲作主。若论仪容，须再商量。当不得那丑郎君，将他帮衬。”对着一妈道：“你对他说，全亏了那同行魑魅，做了真正的月老，切莫轻慢相忘。”一妈对正生道：“恭喜相公，夫人小姐，都亲口许了，快血日，送聘礼过去。”北平一闻此话，便满心欢喜，不觉作狂大笑。正生见他如此欢喜，背地里替他忖想道：“贺喜他新婚的话，一张他听了佳音，便欢喜欲狂，那时把花烛安排迎入洞房的时候，我还替他愁哩。第一愁，进门的时候惊风骇浪。第二愁，拜堂的时候，肚膨气胀。第三愁，上床的时候，死推活攘。第四愁，合欢的时候，牛春马撞。到那时才得个心降意降。甚么来由，造下了这般孽。”对北平道：“大爷，这下来去回打点。”北平道：“田义替我到先生那里去，捡择过好日期，送聘过去。”正是：

踏破铁鞋无处觅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张一妈见田北平三人去了，来对何夫人说道：“夫人，我对他讲过了，就血日，送聘过来。”何夫人道：“你对他讲过

了么？如此，我们回去了罢。”正是：

信步游僧院，随人入讲堂。

亲亲俊雅士，方许作东床。

且说田义一日早起，梳洗已毕，说道：“自家田义，虽是赋材敏捷，秉性忠良。只因祖父式微，投入田家为仆，以致青衣世袭，使豪杰无致身之日。犹幸紫陌相连，俾纪纲有见才之地。前日曾以助边一事，从惠家主，做个尚义之民。且喜得言听计从，竟着我便宜行事。近日朝廷为兵饷不足，特差宣抚使一员到此搜括钱粮，已曾写下呈词，则索往衙门走一遭。我思这一万贯财，也非通小可，既劝主人助了朝廷，那官府取主要实实在在替朝廷做些事业才好。万一官侵吏匿，作了纸上的开销，使家主徒受虚名，边军不占实惠，这注钱财就只当委之沟壑了，如何使得。来此，也是宣抚衙门，不免在廊下站立一会，伺候他升堂便了。”候不多时，只听得内衙发点，三声头门鼓吹。一时，那宣抚使坐了大堂，说道：“下官受事未久，临莅方新。蒙圣恩，于兵马钱粮之外。另加一道敕书，着我搜括军饷，接济诸边。我想这水旱交蓰之后，三空四匮之时，本等的钱粮，尚且催征不起，额外的军饷，如何措置得来。已曾偏差员役，往各郡催提，并没有分毫解到，好生烦闷。叫左右，有催粮的官吏转来，速速教他进来回话。”左右都应诺了。只见两个差官，各捧令箭说道：“赤手回钧旨，空拳缴令旗。钱粮无着落，常例不曾亏。”二人一直走进大堂缴令。宣抚见了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们转来了么？所催的钱粮，解得多少来了？”差官禀道：“大老爷，那地方官说，年岁凶荒，民穷财尽，一毫也催征不起，故此分文无解。小的们空拳白手，不敢回来。带了一员地方官，教他自来回话。”宣抚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差官传话出来道：“大老爷教地方官亲自进去回话。”只见一

员乌纱表衿的官长应道：“晓得了。”便道：

抚字在心劳，催科计未高。

自来书下考，参罚岂能逃。

这员官长，听得呼唤，不慌不忙，从从容容，从角门入丹墀，走上堂上，见了宣抚，行了停参礼，站立在一旁。宣抚道：“你做朝廷的官，就该干朝廷之事，为何把皇家的功令，视若髦弁？”地方官禀道：“当这水旱交蓰之际，三空四匮之时，卑职每自催征，怎奈捱家叹苦，比户嗟呀。”宣抚道：“本院现奉新旨，还要在本等钱粮之外，另加搜括。何况分内之粮。”地方官道：“老大人莫怪卑职说，若要另加搜括，只怕青苗未举，祸发萌芽，朝廷算小忧更大。”宣抚道：“搜括之事即不可行，本院要往民间借贷，可行得去么？”地方官摇头道：“行不得，行不得。若肯把私囊来借贷，又何不把正粮完了公家。”宣抚道：“知道了。你且回衙理事。”地方官辞了宣抚，出衙从容去了。宣抚道：“这事把来怎处。”叫左右且放了投文牌。只见一人持了状，站立牌下，收文人收了状，即上堂去了。宣抚看状，便惊讶道：“原来有个尚义之民，做汉朝卜式故事，要来输财助边。怎么有这等奇事？叫他进来。”左右唤他进去，见了宣抚。宣抚问道：“你就是田万钟么？”田义道：“田万钟是家主，小的是抱状家属，叫做田义。”宣抚道：“你家主是何等之人，为何有此义举？”田义道：“小的家主，虽是一个编户民家，意念深忧。见边庭空乏，军士呼饥，主帅无法。怕的是饥军溃败，敌贼扰乱中华，那时节独木难支，与其把膏腴变做沧桑，倒不如割资财输助皇家。”宣抚道：“编氓之中，竟有这等义士，可敬可敬。既然如此，本院这里就要草疏上闻了。你那家主，日后不要懊悔。”田义道：“家主出于本心，又不曾有官吏强逼，何悔之有。只是一件，这一万贯财，家主

也费数年蓄积，既然助与朝廷，但使贫弁不能染指，好吏不得侵渔，使家主一点忠君爱国之心，施于有用之地，这就死而无悔了。”宣抚起身说道：“有其主，必有其仆。不但那家主尚义，可称草野之忠臣；就是这仆从能言，也可谓风尘之杰士。本院一面草疏上闻，一面发批起解。不必另差官吏，就烦你主人亲解便了。你家主的义气，实可夸奖，就是你仆从能言更嘉。这筹边伟略，经国谋猷亦非假。你起来站了讲话，我岂敢把你仆来看待。你将来未必居人之下。”田义道：“请问老爷，万一家主有事不能前行，可好容小人替代？”宣抚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竟用你前去便了。你回去对家主说，倘若边疆报捷，海宇承平，一定要叙功请赏。不但家主身荣，就你也有好处。少不得仿前徽与文子同升故事。”田义叩谢而出。宣抚道：“吩咐封关门。今日竟有这等奇事。”正是：

节钺筹边力不胜，岂知尚义出编氓。

从来礼失求诸野，到此方知我辈轻。

却说田北平自在菩提寺相亲回来，选了吉期，送聘迎亲。吉期将至，便自己踌躇道：“我田北平央了替身，相中那头亲事，今日迎娶过门，眼见得第二位佳人，又被我骗上手了。只是一件，他进门的时节，看见新郎掉了包，一定要发极。那以前吹灭花烛，暗中摸索的法子，只可偶行，不堪再试，须要另生一计才好。如今亲事将到，并没有一毫主意，如何是好。”正在忧疑不决，左思右想之时。只见田义欢欢喜喜走得进来，说道：“义举初成，佳期又到。回复东君，一齐欢笑。大爷，恭喜你！”田北平道：“你回来了么。助边的呈子，准与不准？”田义道：“岂有不准之理。宣抚老爷看了呈词，不胜之喜。说他日海宇承平，自然要叙功行赏。大爷的前程有望了。”北平道：“前程不前程，先去十万金。将来没好处，我只埋怨你

这退财星。”田义道：“还有一件，那宣抚老爷，不肯差官起解，竟要给了批文，烦大爷自己送去。田义说，家主有事，不能前行，将来是田义替解了。”北平道：“这桩事，是你寻出来的，你自去承当，不干我事。我如今正在烦闷的时节，不要来添我的愁肠。”田义道：“做亲是好事，有甚么烦闷。”北平道：“前日是央人代相的。难道见了正身，没有一场做作。”田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大爷你莫怪我说，前面那一次成亲，都是你自家不是，做坏了规矩，所以有许多气陶。自古道，夫乃妇之天。进了你家的门，就是你的人了。怕他强到那里去。那吹灯掩饰之事，都是多做的。”北平道：“依你讲来，该怎么样？”田义道：“大爷的夫纲，就该从进门的时节整起。他若还装模做样，不肯成亲，大爷就该发起恼来，或是寻事打丫环，或是生端骂奴仆，做个打草惊蛇的法。妇人家都是胆小的，自然不敢相拗了。”北平听了这些话，于是大喜，说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少刻进门，就用此法。你且回避了。”田义各自理事去了。北平道：“如今轿子将来到了，待我预先发起威来，省得临时整顿不起。”便装威作势，叫丫环小使，“替我收拾洞房，点起花烛，门前挂了彩，炉内烧了香。少刻新人进了门，若有一毫不到之处，每人重打三十板，一板也是不饶的。”众丫环小使都应道：“晓得。”说话之间，只听得笙歌嘹亮，鼓乐喧天。一个小使来请道：“花轿到门了，请大爷到厅上来拜堂。”北平装威作势，摇摇摆摆，步出大厅。娉相赞礼，大吹大擂，夫妇双双，同拜天地祖先毕。吹吹打打，掌灯送入洞房。北平与何小姐对面坐了，吩咐众人道：“你们都出去罢。”众人答应而去。丫环揭去了纱罩，何小姐一见，遂吃大惊。暗道：“前日相的是那一个？这是他的陪客。为何那人不见，倒与暗客做起亲来。我知道了，这都是巧计儿装成的圈套。他分明是

玉镜台前的老猢猻，不知把谁家刘阮扮做仙君，指定了道旁玉润。到如今把村郎换去了仙郎，也教人方悔迷津。”又低头清看道：“世上的丑人也有，何曾丑到这般地步？仔细看来，竟是个鬼怪了。难道我好好一个妇人，竟与鬼怪做亲不成。我且坐定了，不要理他。”北平道：“叫丫环斟起合卺杯来，待我劝新人饮酒。”丫环斟了酒，北平举杯劝道：“娘子，你进了我家的门，就是我家的人了。劝你不要愁烦，饮几杯酒好睡，休愁闷，今生配偶已自前生早结定。非无缘分，但想起足上红丝已系定，把满面妍媸，都休要论。若是没有缘法，纵然是潘安对面，也难相认。”何小姐听了此言，遂掩面而哭。北平发怒，说道：“怎么，夫乃妇之天。我做丈夫的，好意劝你吃酒，你酒倒不吃，大啼哭起来，难道走进大门，就要与我反目不成？我有道理，叫丫环！”丫环应道：“有。”北平道：“我如今斟上一杯酒，委你去劝劝，他吃干了就罢，若还剩了一滴，打你三十皮鞭。把那军令，移来合卺。”丫环斟酒去劝，何小姐不饮。北平对丫环道：“委你去验杯，看吃干了不曾。”丫环验道：“禀大爷，原是满满一杯，并不曾吃。”北平大怒道：“扯下去打。把无情的捧打。梅香，略略示些夫纲的严令。”这一个梅香，扯了这个丫环去打。打完，北平道：“如今又委你去劝，若还不饮，少不得也是三十皮鞭。”梅香斟了酒，跪劝道：“大娘，我是有病的人，经不得打，劝你吃了罢。”何小姐暗想道：“他那里打丫环，分明是吓我。我想，走进了这重牢门，料想跳不出去。今日的失身，自然免不了。倒不如捏了酒杯，吃个烂醉，竟像死人一般，任他蹂躏便了。省得明明白白看了那副嘴脸，不由人不害怕起来。说得有理。”还转过身来说道：“你且起来。我如今不害你了，你只管斟，我只管吃。拚了一个醉死，也强如别寻短计。”梅香方才起来，何小

姐举杯道：“借这酒来权消闷，要那魂不附体，全靠这曲孽把人殉。”把酒吃干，道：“我还要吃，快些斟来。”梅香连斟，小姐连饮，道：“但愿我的命，随这杯尽何妨。”连覆数杯，何小姐吃得大醉。北平欢喜道：“妙哉妙哉！被我一陣虎威，弄得他伏伏贴贴。如今慢櫓摇船捉醉鱼，何等像意。比当初吹灭了灯，暗中摸索的光景，大不相同了。”叫丫环，“擎灯高照，待我扶新人上床。”新人醉了，把手扶着新郎走。说道：“风流降服闺中俊，红鸾喜事今番闻。腮紧搥时，裤缓褪，鸳鸯被里异香喷。”北平这番做亲，新人已知他的陋脸，但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好家人潜心奉主

话说贫贱皆人命中注定，一丝一毫强求不得。有许多人不知，每每费尽心机，营谋算计。命里无时，何曾得了一点。那命里有的，不要费一点心机。还有人帮衬做事，掌大大的家门，得大大的爵位。就是奴仆之中，也有歪的，却也有好的。有一等歪的，每每算计家主的钱财，贪谋家主的妻妾，到了终身的时节，依然是个家奴。算计得钱财去，依然是个穷汉；贪图得妻妾到手，依然是个单身。却是那一等好的，一片心肠，全在家主身上。或是家主年幼，他便将老家主所置的田园房屋，租的租，税的税，耕的耕，种的种，等待家主长成，一丝不毫，清清白白，交还家主掌管，并无丝毫染指。或是家主贫的，他便终日奔波，劳其筋骨，挑柴负米，奉养家主，还要费心经营，左商右议，替家主峥嵘一个大大的家私，到后来他也有一个好结果。闲话休题，却说田义，那日急早起来，梳洗已完，因说道：“我田义，自往宣抚衙门递了领解的呈子，蒙宣抚老爷一面题疏，一面给批，着我解饷赴边，给散军士。且喜银子俱已上鞘，夫马俱已点齐，已曾告退主人，把一应帐目文券，交与兄弟田信掌管。我想主人的家资，已过百万，也富到极处了，还要钱财何用？我们做纪纲的，只该与他施恩，不可替他结怨，只该与他积福，不可替他生灾。我昨日查点帐目，见有许多文券，都是人亡家破，孤苦伶仃，要之没得还，要讨没处讨的，留在家中，都是敛怨生灾的，具不如做那冯谖市义的故事，瞒了主人，尽行烧毁，留一个稟帖在家，待我去后，报与主人知道，有何不可？且待兄弟出来，与他商议便了。”

不一时，田义的兄弟，名唤田信，走出来。口里说道：“兄作远行人，弟摄家臣位，勉力代萧何，一概遵前例。”见了田义，作揖说道：“哥哥今日远行，愚弟备了一杯水酒，与哥哥饯行。”田义道：“这口不消。贤弟，你为兄的今日起身，把主人的租簿帐目，尽行交付与你，你须要用心掌管，不可负主人之托，凡在佃户、债户身上，都要施些小恩，存些厚道。一来替主人积德，二来当自己修行。那刻薄二字，断然是去不得的。”田信道：“兄弟知道了。总是不改成规悉遵旧例就是。”田义遂取出经管的物件，交与兄弟道：“这是租簿，这是文券，这是收兑的天平，出入俱是一样，并没有第二副法码。”田信一一收下，道：“请问大哥，那一卷是甚么文书，为甚么不交与兄弟？”田义道：“你且听我道来。这是狠心的，就是地煞降灾的符水；为善的，就是天官赐福的旌旗。主人的前程得失相关系，全靠着这件东西。”田信拿来，打开一看，道：“原来是多年的文券。想是那欠债的人偿还不起，大哥要烧毁的意思么？”田义道：“然也。”田信道：“你的主意极是，但要告过主人才好。”田义道：“若是告过，就烧毁不成了。我有个稟帖在此，待我起身之后，递与主人说明就是。”田信道：“万一主人不信，倒说你侵匿起来，却怎么处？”田义摇头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只要我的心不亏，行权市义何妨碍？怕甚么踪迹，使人疑惑。”遂把火将那些借券，尽行烧毁了。说道：“合将残券火中焚。我真心爱主，毫发不欺心。”田信道：“大哥，如今世上做家人的，赤胆忠心，能有几个？不过是怀惭抱怨听呼使而已。谁像你田义，昼夜奔波，劳神费力，与人补亏缺。我怕你助边焚券般般好，与那节用生财的事事违。”说话未完，只见那些人夫一拥而来，说道：“我们抬鞘的都到了，请起身罢。”田义道：“待我装束起来。”只见田义取了

弓箭、撒袋、腰刀等项，一齐佩带起来，俨然一员差官。骑上了马，对田信道：“贤弟在家，须要小心，愚兄去了。”田信道：“大哥，途路之上，须要谨慎提防，待兄弟远送一程。”田义道：“不消。就在此分别罢。”兄弟两相分别。只见田义催促人夫抬鞘登程，一路昂昂而去。正是：

金钱满万通神力，财帛盈千动鬼疑。

边军盼到无饥色，多少穷兵痒肚皮。

田义将助边的饷鞘，押解去了，不必叙说。却说何小姐，自从进门之时，见了北平的嘴脸丑陋，思量脱身不得，借劝酒之势，吃个烂醉，任凭北平蹂躏。及到第三日清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自说道：“奴家何氏，不幸遇了好谋，失身非偶。进门的时节，看见那副鬼魁形骸，急欲求死，怎奈丫环侍婢罗列满前，无从下手。又兼他装威使势，鞭撻丫环，不由不心惊胆慑。只得借他酒杯，消我僵块，醉中理乱不闻。赖有中山千日酒，醒后骊珠已失，空余白壁一身瑕。仔细想来，好不令人切齿。想我前生作孽已重，实难轻赦。因此上罚来，今生伴这猿猴，就把猿猴比他，这也还形容不尽。岂不闻古语有云‘沐猿而冠’。那沐猴，兀自解风流，预知湔洗毛中垢。谁似这猴儿不沐，要傍着温柔，把腥臊引得人儿呕。当初许他的时节，并不曾查访根由，只说他是头婚正娶，及至嫁过门来，听见有木鱼钟磬之声，细问丫环，才晓得娶过一房，是邹家小姐，只为嫌他丑陋，过了一月，就往静室参禅，不肯过来同宿。所以设一诡计，又来骗我。我如今思想起来，难道那所书房，别人住得，我就住不得的。少不得也想个法子出来，过去依傍他便了。假若我明对他说，就过去不成了。须要想个妙法，骗得脱身才好。避秦翻恐被秦收，那焚坑内，法网难轻漏。”说话之间，只听咳嗽之声，又听得吩咐丫环取茶。“那个厌物来了，待我装个欢

喜的模样，才好骗他。”只见北平走进房来，说道：“娘子，我和你成亲两夜，辜了多少风流。今日是三朝，那些贺客纷纷缠个不了，一连作上许多揖，不觉有些腰疼起来。快替我槌他几拳，捏他几下。”何小姐笑道：“你原来这等不济。”遂替他槌腰，捏背一会。北平道：“为你疼痛仗你揉，这叫做妻肥能使郎君瘦。腰到不曾槌得好，被你这笋尖样的指头，一连捏了几下，又捏上火来了。没有人在这里，和你做他一齣。”向前去搂何小姐，被何小姐推开，说道：“现在要成痼病了，还要来没正经。”北平道：“便做道痼乎其病，我还要风而且流。”又去抱何小姐亲嘴。何小姐闻见臭气，遂呕唾起来。北平道：“你那里呕乎其吐，我这里涎而尚流。哎，可惜可惜。还不曾解带宽衣，我这裤裆里面，又早已春风一度了。这叫做，花心未点春先透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请坐了，我对你说话。”北平道：“有何话说，请见而教之。”“我闻得丫环们说，你当初曾娶过一房，叫做甚么邹小姐，现在静室里面看经念佛。可是真的么？”北平道：“是真的。你问他作甚么？”何小姐道：“此人可谓无情之极。古语道得好，一夜夫妻百夜恩。我和你只得两夜夫妻，何等恩爱？闻得他成亲一月，也可谓恩深义重了，就舍得抛弃你过去。这样不贤之妇，为甚么不休掉了他。”北平道：“他既不情，我也不义。一世不与他见面。弃了几碗闲饭他吃，只当喂猪喂狗罢了。”何小姐道：“我替你气愤不过，几时走将过去，讥诮他一番才好。”北平道：“妙妙妙！若肯如此，我感激不尽。”何小姐道：“亏了你的度量宽宏，能受他这般讥诮，把我如此设身处地，委实难留。”北平道：“不曾娶你的时节，我对他夸过了人口，说定要娶个绝世的佳人，如今应了口了。你若肯过去，他看你这副尊容，也就要惭愧死了。如花娇的面貌，他一见自羞，再加你如刀样的狠话，听了

更闷。”何小姐道：“是便是了。我闻得那边有一尊佛像，须要备些香烛，先去礼拜了，然后与他讲话才好。”北平道：“这也是少不得的。我明日亲自送你过去。”田北平那里晓得何小姐心中之事？被何小姐一番诈伪之言，说得他天花乱坠，满心欢喜。有诗为证：

从来新妇到三朝，苦尽甜来兴始高。

今日对君开笑口，只愁乐尽变号陶。

却说邹小姐，自从拒绝了田北平，与宜春二人在静室里念佛看经，不理外事。一日在静室内叹道，“奴家邹氏，自从那日逃禅之后，且喜俗子另觅婚姻，不来缠扰，终朝打坐参禅，渐觉六根清静。闻得他聘了一位何小姐，也是宦家之女。未曾过门的时节，我替那女子十分担忧，又与这村郎再三害怕，不知进门的时节，可曾吵闹，须要设出什么法子调停，方才能够上床就寝，故此吩咐几个丫环，就像摆塘报的一般，轮流探听，谁想所见所闻，甚是奇怪。头一报来说，新人的面貌标致异常，比我更强一倍。第二报来说，新妇合卺的时节，豪呼畅饮，不但不懊恼，且没有一毫羞涩之容。第三报更奇，竟说新人吃得烂醉，欢欢喜喜地上床安眠，稳睡直到天明，并不见一毫响动。你说这桩事，奇也不奇？种种新闻，都迥出奴心意料之外。恁容此人甚美，因甚的性格这等温存，襟怀如此宽宏？还亏他一副肚肠皮，善藏臭气。”自己叹未完，只见宜春一面走一面说道：

旧客出走迎新客，新亲进来访旧亲。

你个欲知山下路，须要问我过来人。

只见宜春走到邹小姐面前，说道：“大娘，方才大爷吩咐，叫一面去料理香烛，一面去打扫神堂，要送新人来拜佛。”邹小姐道：“如此甚好。等他过来，看是怎么样一个人儿，就有

这般的度量。”你说那田北平不知何小姐的就里，叫了丫环捧了香烛，他自己携着何小姐的手，摇摇摆摆，兴兴头头，走过西廊，痴心想：“那邹小姐曾学微生之直，有意乞怜。他即使要同归，我也不收一盆之水。”二人走到静室，便吩咐宜春道：“点起香烛来，等这位簇簇新新的大娘拜佛。”又对邹小姐说道：“请你睁开眼来，把这新人看一看，这副尊容，可比你强几倍么？”邹小姐背面暗道：“果然好一位新人，怪不的他夸嘴。”何小姐向前参拜大士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弟子今日忏悔，伏乞把前生孽障消灭。”拜完了菩萨，遂对宜春问道：“这位就是邹师父么？”宜春道：“正是。”何小姐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稽首。”邹小姐道：“如今我虽在田家，已是逊位的闲人了，与你并无统属，不消行礼。”何小姐定然要拜，遂拜下去了。邹小姐扯他不住，遂一同拜了几拜。何小姐道：“我今莫把俗缘来说起，愿师父大发洪慈，受我来皈依。”北平大发怒道：“好没志气，他只因没福做家婆，所以叫我另娶。你如今是一家之主，为甚么拜起他来？”何小姐道：“老实对你说，今日这番大礼，是徒弟拜师，不是做小的拜大，你不要错认了。”对邹小姐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只因前世不修，堕了好人之诈，嫁了个魑魅魍魉。料想不能出头，情愿皈依座下，做个传经听法之人。从今以后，朝夕不离。若有人来缠我”，随厉声道：“我就拚了这条性命结识他。”北平听了，便痴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怎么好好的一个妇人，走到这边就变过了。这也好蹊跷，为甚的菩萨平空竖了眉，我劝你的声音休大厉，难道等闲发一怒，就摄得往时威。你昨日在我的面前，还数着他许多的不是，劝我休了他，如今见了面，倒要做起徒弟来了。”对邹小姐说道：“他那张嘴是翻来覆去，没有定准的。你切不要听他。”又向邹小姐作揖道：“还仗你劝他转去，若还项

缺无新吏，就是你这卸事的官儿，也离不得印。”邹小姐笑道：“我笑你难争气，泼天大话绕离嘴，就要来求仗我，我替你惭愧，替你好生惭愧。”遂对何小姐说道：“奴家只因生有善愿，故此立意修行，况且又与田家无缘，一进门来就有反目之意，所以退居静室，虚左待贤。闻得新娘与他相得甚欢，正是新婚宴尔的时节，为何出此不祥之语？我如今正喜得了新娘，可保耳根清静。若还如此，将来的静室，竟要变做闹场了，连三宝也不得相安。快快不要如此，还是转去的是。”何小姐道：“弟子的念头已立定了，不是言语劝得回，威势逼得转的，不劳师父劝诲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你当真不肯转去么。”何小姐道：“不是当真，难道是当假？”北平背面暗道：“他是怕凶的，待我发起性来，他自然会转去。”回转脸来骂道：“你这个泼妇，欺负我没有拳头么？”遂挪拳插掌，对邹小姐说道：“你们不要来拉劝，待我一顿毛拳打去，断送了这个泼妇。”邹小姐大笑，相劝道：“休要提起打字，料你这有限的毛拳，只好向空处去打。”何小姐道：“师父不要来劝，弟子不敢求生，只望速死，等他打就是了。”邹小姐道：“话虽说得是，当不得我见了犹可怜，怎忍得教你受这般摧折。”北平道：“也罢。看在他拉劝的面上，且把拳头收了转来。如今没得讲，快快同转去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若要我同回，不是你脱胎变做潘安美，就是我换骨翻成嫫母媼。若还是各受原形，只怕今生断难成对。”北平道：“我且权避一避，待你好去劝他。若还劝他不转，依旧要扯你过去，问你怕不怕。”正是：

男子汉心肠易测，妇人家诡谲难防。

有绳索系他不住，这两次走去一双。

邹小姐道：“新娘你这逃禅的意思，决为不决，可明白对我讲来。”何小姐道：“师父是过来人，何须问得弟子。师父

若耐得过，当初定不过来。弟子若耐不过，如今也定不肯转去了。”邹小姐道：“讲便讲得是，只怕日子长久，你熬不过这般寂寞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这个中之情，你知我知，又何须说出口来。论甚么是非恶姻缘，悔恨已今迟了。这个迷途怎肯久滞，徒然伴孤灯，偕单影，闭长门，捱永日，也甘心受。况且有明师高道，可以倚靠，少不得莲台狮象共坐同骑。”邹小姐道：“这等说来，你是立意不去的了。我在此间，正少一个同伴，得你同伴，彼此都不寂寞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参禅原是虚名，避秦乃是实意。这师弟之称，也可以不必，竟是姊妹相呼便了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谨依遵命。”邹小姐道：“我和你，照凄凉有这禅灯。少不得话相投了，也变愁成喜伴孤单。有这禅床，少不得梦相同了，也当鱼有水。强过似，对村郎，偕俗偶，嗅奇腥，观恶状，把得命来催。到今夜权收苦泪，且舒皱眉，把香肌熨贴，较瘦论肥。我和你把这门儿紧闭，须防中夜有人推。从今后，就听见了他的声音，也叫人皱眉。宜春你把门窗仍旧紧紧的闭锁，不要使那村郎又来缠。”

话分两头，却说唐子才，得了京报，收拾行囊赴任，把家中事务，一概付与唐夫人管理。想那唐夫人心事，不在家务上计较，一心总是两个姬妾身上做工夫，立意要寻两个受主，打发他两个出去。也曾把这段心事，吩咐了家中一个老院子。一日，院子叹道：“妇人诸病可治，只有妒字难医。人使妇人不妒，除非阉尽男儿。自家唐老爷府中一个院子便是。我方才为何说这几句话？只因我家老爷，是个风流才子，娶着一位夫人，十分丑陋，心上气愤不过，只得另娶两位细君。一来遣情怀，二来图子嗣。娶来不上半年，就出门赴任去了。谁想夫人心怀妒忌，要乘老爷不在家中，遣他这两位爱姬。叫我遍谕媒婆，快寻两分人家打发他出门，完了这桩心事。唉，夫人哪，夫人。

你的心事到完了，日后老爷知道，叫我这助纣为虐的人，如何受得罪起。”说话之间，只听得内堂唤道：“院公在那里？”院子道：“在这边。有甚么话讲。”内堂道：“夫人问你说，前日吩咐的话，为何不见音回信。若再过三日，没有人来说亲，就要和你算账哩。”院子道：“知道了。替我回复一声说，再过几日，自有分晓。唉，夫人夫人，我闻得这两个女子，娶便娶将来，不过是镜里的鲜花，水中的明月，你又不曾有实在便宜，被他占去。就留在家中，做两匹□（看）马也好，为甚么定要遣他出去。我笑你假人情也不放些儿空，却好似画饼也将来把饥充。镜内花，因何不相容。水中明月寻人送。直待把巫山，卖到十三峰，才好使襄王断绝游仙梦。我思，如今从了夫人，就要得罪家主。为了家主，又怕得罪夫人。叫我怎么处！左思右想，好叫我踌躇莫定。”又想了半晌，方才道：“说不得了，俗话讲得好，火烧眉毛，且顾眼前。得罪老爷，将来还有可原之罪，得罪主母，眼前就有不赦之条。况且夫人的性子，是老爷知道的。就是老爷在家，他要打发，也只得由他打发，料想不敢强留。这蹈尾批鳞之事，做丈夫的尚且不能行于妻子，叫我做奴仆的，怎么好行于主人。竟去吩咐媒婆便了。我想那两个姨娘，他的虚名空有鸾凤，却真似参商，夜夜不相逢。倒不如早分开，省得眼波浓。须知道，零星积痒，也能成痛。夫人，你如今遣了出去，不知紧要。明日老爷回来，岂不切齿。就做官的人，要惜体面，不好怎么样。只怕你比往常恩爱，也要略减几分。便做道：顾纲常，不致夺封诰。只怕你挂虚衔，也人略减些儿俸。到那时悔之晚矣。”正是：

背夫遣妾理难容，叛主寻媒罚与同。

若使原情都可恕，只将罢软罪家翁。

——罢音皮

却说田北平自从那日携何小姐的手，同到静室，只望何小姐去争口气，不想何小姐一去又不肯回来同宿，于是气上添气。说道：“洞房花烛，处处起风波。命犯孤鸾，却怎奈何。年纪二十多，依然没老婆。叫我这双手，如何权当得过。我田北平，取了一双新人，弄出两番把戏。一个方才满月，一个只得三朝，都生出法来骗走了。如今合起来一算，共做了三十三天新郎。在我看起来，我竟做了三十三天的活神仙。在他两个说起来，堕了一十八重的苦地狱。你说这样煞风景的话，叫我如何受得起。他们在静室之中，好不绸缪缱绻。两个没有卵的，倒做了一对好夫妻。叫我这有卵的，反替他们守寡。你说从古及今，何曾有这般讹事。难道我一个万贯财主，为这两个妇人不服，就绝了后代不成，少不得还要另娶。俗语说得好，三道为定。料想这等狡而且恶的妇人，世间也没有第三个了。只是一件，当初娶这两房，原是我自家不是。这等的一副嘴脸，只该寻个将就些的，过过日子，也就罢了，为甚么定要有才有貌。都是才出来的烦恼，貌出来的灾殃。如今须要悔过自新，再不可心高志大，娶一个老老实实的，只求他当家生子，连寻欢取乐四个字，也不敢说起了。已曾叫人去唤媒婆，为甚么还不见来。”

不一时，张一妈自言自语，走得来田家。你说他讲些甚么，他说道：“媒人主顾不须多，但愿夫妻两不和。旧人换了案，新人往后挪。让出房来作成了我。来此已是，不免进去。你看大爷正在中堂坐着。大爷万福，闻得你与第二位新人，又不十分和睦，今日唤我，还是要劝解他，还是要出脱他，还是要我另访佳人？”北平道：“他们主意立定了，料想劝解不来。我这样的人家，也没有卖老婆的道理，被你第三句到说着了，我还要另娶一房。”一妈道：“这等不难，现有两个凑口的馒头在那里，任凭你吃那一个。我羡慕你良缘忒多，未曾思娶，早有娇

娥。只是一件，怕你不中意。”北平道：“那一件？”一妈道：“这两位佳人，都不是原来头了，虽然是白壁微经玷，还喜得蝇头迹少易消磨。”北平道：“我这个新郎，也做过两次了，就是再醮的也不妨。但不知可肯嫁我。”一妈道：“说那里话来。这样才郎，也嫁得过。”北平道：“是那一分人家，为甚么就有两个？你且讲来。”一妈道：“经略唐老爷的偏房，一个是姓周，一个是姓吴，成亲不上几日，唐老爷就上任去了。大夫人慈悲好善，见他是好人家儿女，不忍留做姬妾，所以都要打发出门。”北平道：“相貌何如，可会当家理事么？”一妈道：“周氏的才貌虽然不济些，却有治家之才。唐老爷的家事，都是他管。那一位姓吴的，竟有满肚文才，又标致不过。不是我得罪讲你，以前那两位夫人，就拿来倾做一锭，还没有他的成色哩。”北平道：“罢罢罢，我被才貌两件，弄得七颠八倒，如今听见这两个字，也头疼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吴氏不必提起，单说了周氏罢。我年来活活受磨，都只为才生风波，貌起干戈。到如今只求免遭这风流的祸。情愿与嫖母来结丝罗。讲便这等讲，我还要亲自相一相，才肯做亲。不为别，还怕他忒标致了，娶将过来，又要生灾起祸。休怪我这病鸟伤弓顾忌多。”一妈道：“另有一位游客，是西川的解元，约定明日去相吴氏，你既要相也就是明日罢了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极好，是便是了。你为我一家亲事，做了三次媒人，也可谓有劳之极了。正是：我求婚屡次相劳，你耳边莫怪嘈。”一妈道：“田大爷怎好说这等话来。正是：你既是定门主客，我何妨下顾十遭。”

田北平既与张一妈约定了，亲自去相亲，不知这周氏成与不成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唐夫人背夫遣妾

诗曰：

抑武崇文国势偏，英雄饮恨死穷边。

报讎免掘平王冢，好佞遗尸尽可鞭。

这四句诗，是说九边内一员叛将，自号黑天王。因他父亲久屯塞北，世掌兵权，竭尽一生心力，募有十万精兵，分作男女二队，教他兄妹二人，朝夕训练，真个人人似虎，个个如彪，出去应敌没有一次不建奇功。他父亲在日，指望个封侯锡土，谁想权臣在朝，怪他父亲没有进献，掩了克敌之功，反说他擅开边衅。虽不曾以斧钺相加，也可惜一御寇之臣，竟是以忧危虑祸而死。后来兄妹二人，气愤不过，叛了朝廷，竟把男女二队分作两营，一同举事。黑天王统的是男军，他妹子领的是女将。都把面颜做了国号，称孤道寡。他自己号黑天王，妹子号为白天王。分兵合力，进取中原。

一日黑天王说道：“孤家约定了妹子，今日黄道吉日，起兵攻打中原，夺取花花世界，以报父亲在日之仇。如今还不见到来，须索在此等候。”言话未了，只见一员女将，头戴一顶赤亮金盔，身披一件白银铠甲，腰间带了一张玉版铁胎弓，五枝玉面兰芽宝箭。手执钢枪，带领一班女将而来。口里说道：“雪面琼肤，偏多英武，胸藏韬略法孙吴。闺中猛虎杀庸夫，众女杰争来归附。奴家白天王是也。大哥昨日约定，今日起兵。须索前去。”黑天王见了说道：“贤妹，起兵之事，约定今日长驱而进，劣兄的人马俱已点齐，专候贤妹到来，一齐发令。”白天王道：“妹子的队伍，也整齐了，少刻到来。请大哥登坛

发令就是。”黑天王道：“妹子我和你，背主起兵，分明是桩逆事，那假仁假义的话，索性不要说他，竟要单凭将力，全仗兵威，以图必胜才好。请问攻城掠地，当用何法以胜之？”白天王道：“大哥必有妙见，请先讲来，待妹子参些未议便了。”黑天王道：“攻城宜速，三军一到便张弧，不问他城中虚实，不顾我地理生疏。他若是开门迎敌，我这里不按那兵书，任凭我的猛战。他那里若是闭城自守，我这里安排血刃把城屠。都是那贪官惹祸良害民，致使这昆冈失火难留玉。杀得他世无人影，才使我气泄胸平。”白天王道：“照你这等讲，从来的兵法，都可以不必设了。依妹子说来，还该智勇兼行，刚柔并用，方是个万全之策。”黑天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把攻城的着数，细细讲来。”白天王道：“第一着，按军声，衔枚寂静。第二着，扼险阻，审视方隅。第三着，察水草，提防下毒。第四着，瞅反间，逆料虚诬。第五着，结云梯，遥窥动静。第六着，备锄锹，近捣空虚。第七着，奋火攻，使他三军化蝶。第八着，引水灌，使他百姓成鱼。第九着，开城席卷。第十着，夺路长驱。”

兄妹二人商议方完，只见旌旗蔽日，男女两队，整整齐齐。头目禀道：“人马俱齐，请二位天王发令。”他兄妹二人，各登将台。黑天王道：“吩咐各队男军，摆齐队伍，听俺号令。俺和你共弃生，舍却头颅。看见那刀山剑海，须认作祆席毬。若是阵亡的，只当做军前大睡。若是得胜了的，确便是死后重苏。遇着刀，还他绝命。撞着俺，有死无生。却不要尊唐虞，总施揖让。定然要法汤武，一味征诛。这都是体天道，把眉间的肃杀；行秋令，夺乾刚，把掌上的风雷。起壮图，整顿规模。”白天王吩咐各队女军，摆齐队伍，听俺的号令。说道：“须要侧听声，莫要乱呼。令出如山，切不可玩忽。只是这临阵数

句言语，却要当作兵符。冲锋的只要争先对敌，不可回顾。接应的，须要见机观变，努力把前军拥护。若是稍折挫，切不可失了军威。纵然略有惶仓，也不要乱了队伍。倘若遇着了坚固城池，逢着了劲力敌将，要把那雌雄审视。这不是你们三军事，自有我为主帅的，运用机谋。”对黑天王道：“大哥咱闻得，海内连年荒歉，朝廷缺少军需，咱们此番前去，料他不怕无兵，只愁乏饷。攻城之法，利在缓而不在速。每到一处，只消围住城池，困他几月，自然出来投降，切不可与他交战。”黑天王厉声应道：“贤妹你说甚么话来，毕竟是女子行兵不丈夫，要在这马背上学当垆，慢腾腾的，问他沽也不沽，全不怕那莽儿郎，视俺如粪土。为你这习武的喜用文。引得那习文的偏好武。他还有两件东西送你哩。”白天王道：“甚么东西？”黑天王道：“是你用得着的衣冠，叫做巾与帼。”白天王道：“咱所说的，是兵家虚实之法，你那里知道。若还一到便攻，一攻就战，他那里士饱马腾，咱这里人疲马倦，只怕没有甚么好处哩。你这不下马就擎刀弄斧，他那里也就上马鸣锣擂鼓。便做道为客的力能胜主，当不得速来军，十个当不得五个。你若不肯信我，与你拍个掌儿，看屈着指头去数，看是剩下得几颗头颅。”黑天王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咱两个人的主意，大不相同，合在一处，不好行兵。倒不如分作两队，你去骚扰东边，咱去骚扰西边。各人自用兵机，且看谁人得胜。先入京师者，就做皇帝。你心上如何？”白天王道：“就依你讲。”黑天王道：“各自去建着雄威，休得要误了工夫。两下里分头逐鹿，各仗韩卢，并倚着昆吾。俺只怕力拔山冈，还要让着楚。怕甚么乌江自刎，不返东吴。”白天王道：“咱两个人，分兵前去，不但各显神机，共图大事，又可以骚动中原，使他首尾不能相顾。天机人力，不约而同，此行定可得志。也只才是无意之中，合了兵机，

却有志膺承天数。直待把那锦绣江山，破裂做单条幅。眼见得我这小花奴，僭做了中原之主。漫学那武则天，实践了唐家祚。少不得也把美男子遍选些来作嫔妃。那时节佳人忽然享了这齐天的福。”黑天王说道：“咱两个吩咐将校们，把近来演习的阵势，摆列一番，壮一壮行色，然后起兵，有何不可。”白天王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黑天王吩咐各队男军，把新学的阵势，随便摆了一个来，小心操演，不得有违。各队男军听了号令，齐集鸣金擂鼓，摆下一阵，随即收了，各回队伍。白天王道：“这是什么阵？”黑天王道：“这叫做众虎攒羊阵。”白天王也吩咐女军，照依兵法，摆一个阵势来。众女军听了，也鸣金鼓，随即摆一阵势，也随即收了各回队伍。黑天王问道：“这是甚么阵？”白天王道：“这叫做百鸟朝凤阵。”黑白二天王，一齐吩咐众将校，摆齐队伍。就此放炮起马，不得有违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唐子才自从到了边庭，赴了任所，每日以王事为怀。一日叹道：“我唐滢，自从擢举边才，蒙圣恩授以经略之职，募兵措饷，援剿南陲。自任事以来，探卒时时报警，饥军日日呼庚。点缺既少奇谋，和戎又非上策。正在焦心高日之时，又闻得叛贼黑天王，领了乌合之师，前来骚扰。虽有羽书告急，还不知他虚实如何。已曾拨哨马，前去探听，为甚么还不见转来。”正是：

冬月河水未泮时，遥思花发故园枝。

少年岂惜沙场老，所愧无功表出师。

正在叹息之间，只听得头门传了报鼓。中军进来禀到：“哨马探听边报回来了。”子才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中军出去，随即引了探子进来。子才见了问道：“你转来了么，把边情的虚实，细细说来。”探子禀道：“打探得敌势凶勇，他那杀气冲天，说也惊人。”子才道：“他有多少人马？”探子道：“

不敢胡乱答应，又不曾亲到沙场看点兵，只见他罗噪军声，就是那雷鸣，百里也能穷听，不像他响震千山无限程，都是獠獍。把那官军杀尽无遗剩，如入了无人之境。”子才道：“这等说来，你再去探听。看他日行多少路，夜宿几更天，饮酒不饮酒，喜眠不喜眠，何处安营下寨，几人断后争先，探实了中途回话，急急前去，不可迟延。”吩咐了探子去后，随即传谕各营将领，一齐披挂，就此起兵。众将领道：“禀老爷，雪大难行。”子才道：“正借这一天大雪，正好建立奇功。若待天晴，大事去矣。速速启行，违令者斩。快取戎服过来。”即忙换了戎装，上了马，说道：“尔等快把军威骤整，计日兼程，破釜焚舟，击鞭鎗，休怕风寒雪冷。雪夜鸣鹅，不是仗寒威，怎能得操全胜。冰冻则弓弯愈增奇劲，风引则箭更加奇应。须要把君恩尊重，将命非轻。欲扫靖烽烟，才得万方宁静。”众兵禀道：“探子回话。”子才道：“快讲来。”探子道：“探得叛军消息，日行二百程途，不眠不醉，不呼卢，昼夜趲行在路。近始安营下寨，三军痛饮豪呼。非关变节恋欢娱，正为纷纷雪阻。”子才道：“我料他遇了大雪不辨程途，一定安营下寨。他的人马，既然昼夜兼行，到了住马的时节，自精疲力竭，好酒贪眠，与死人无异了。乘此时去劫寨，可以一鼓就擒。若待雪消路现之后，又是他精还力复之时。彼势方张，我军告退，误了事，不可为矣。只是一件，我的人马，须要悄然而去，使他不知不觉才好。我有道理，吩咐大小三军，一齐换了白旗白帜，白甲白盔，务使与雪色相同，雪光相映，衔枚夜走，不露军声。近了贼寨，一齐隐在雪中，单听炮声为号。炮声一响，齐入贼营，斩将擒王，就此一举。大家都要勉力建功，不得委靡取巧。趲行数里，到了宽敞地方，好换衣甲。”众军齐应道：“得令。”

话分两头。却说黑天王，身披羊裘，引了众卒，趲行而来。

说道：“昼夜兼行驰来，有了半万程途，再拚几日，就杀到了京城。咱黑天王是也，自与妹子分兵之后，要抢头功。只得兼程而进，不上半个月，赶了一二千里程途，且喜得入关以来，攻州破，打郡降。杀戮的人民，够有几斗芝麻的数目。如今来到此处，不知是甚么地方，忽然下起大雪来，迷失路途，不便行走，只得在此下寨。如今天色晚了，且到帐房里面去，稳睡一宵。众喽罗，你们须要小心巡逻，恐怕有偷营劫寨的来。”众将道：“这等大雪纷纷，把来路去路，都遮杀了，咱们去不得，料想他也来不得。偷营劫寨的事，今晚定是没有的。”黑天王道：“也说得是。这等把掳来的女子，都带过来，待我选一选。”众卒带出数十女子，黑天王逐一选看了一会。指着一个，说道：“这一个标致些的，待咱家上用，其余选不中的，都赏了你们。大家都去打老鼠，不可辜负了这场大雪。这是天老爷，总成你们的。”众卒道：“还是大王爷的天恩。”众人磕头叩谢，带了众女子去后，黑天王搂抱这个女子说道：“我的娇娇，你的时运到了，眼前就来做皇帝娘娘了。今晚这等大雪，甚是寒冷，那无情无趣的酒，也不要吃他，不如脱了衣服，到床上去暖活暖活。”二人脱了衣服，一同上床。那女子带着羞惭，半推半就。黑天王那管羞耻，紧紧抱着，即便恣意风流。一个荒男子初尝滋味，一个是娇女人乍得甜头。一个说，不用花烛，成就了今宵姻缘。一个说，何须月老，便试了百岁夫妇。一个说，前生有分，恰遇今夕良宵，一个道，异日休忘，说尽山盟海誓。各燥自家脾胃，且图目下欢娱。双双蝴蝶花间舞，两两鸳鸯水上游。云雨已毕，紧紧猥抱而睡。

却说众卒带了众女子出来，说道：“是便是了，咱们男子多，妇人少，怎么样一个睡法。也罢，两个同一个去睡。咱和你前后来攻，使他腹背受敌。这也是兵家的妙着。快去热起酒

来，吃醉了好睡。”商议定了，大家都是两个搂着一个女子，各自快乐去了。是晚一寨兵将俱已酒醉快活，个个人疲力倦，鼾呼而睡。

且说唐子才，带领人马，换了白盔白甲，白旗白帜，夤夜奔驰，将到贼营，只见有一座山坡在前，便说道：“就借他做个将台。”急带众将走上山坡看时，只听得贼营鼾吸之声。子才笑道：“不出下官所料，你听他鼾声似豹，鼻息如雷，一毫准备也没有。此时不击，更待何时。吩咐军中，快些举炮。”众军应道：“得令。”于是众军一齐杀入贼营，杀得黑天王，赤身露体，慌忙逃窜，东撞西奔。说道：“夜半三更，谁来劫我的营寨？寻衣不见，只得赤体快逃生。了不得，了不得，被他寂地寞天杀进营来，吓得我梦魂频倒，刀枪也摸不着。这也还是小事，连裤子也摸不着一条。莫说走不脱，就走脱了，也要冻出阴证病来。这怎么处？”众喽罗应道：“要害阴证的，不止你一个，我们都有几分。有件羊皮袄子，掉在地下，等我穿好起来。”众卒听见，向前争夺。黑天王道：“你们都不要抢，拿来入了官。”言语之间，只听得鸣锣擂鼓，呐喊不绝。黑天王道：“料想走不脱，不如穿好了皮袄，坐在地上等他拿去杀了，也还做个暖鬼。”众卒说道：“你看他的兵马，密密层层，都赶得来了，正合了大王的阵势，叫做众虎攒羊。”说还未了，黑天王被众兵马拿住，去见唐经略。说道：“禀老爷，拿获了贼头，三军告捷。”子才说道：“把俘贼上了囚车，解到京城治罪。你看天色将明，就此班师转去。潜形匿影而来，脚步轻快，拿获了俘贼，劫破了贼营，杀尽了余卒。到今日，风也停，雪也消，山也现，地也平。这都是天助成功。笑只笑，这班蠢贼，被我杀得他好似：

枕边杀尽风流景，断送多少鸳鸯命。

头颅颗颗足成双，肢体般般皆兼并。

倒使他们，做了个梦不转的襄王。不知要到何时何世，方才得醒。”

话分两头，且说西川来的一个客人，姓韩名照，字孟阳，也是一位黄榜中人。带了一仆，宦游至楚。一日，韩孟阳说道：“想我孟阳，自幼攻书，三朝骏伐，五伐巍科，谬称国土无双，明举乡闾第一。只因有个同年兄弟，在这荆楚为官，故此匣剑囊琴，远来相访。地主虽嗟鸡肋，游人却饱猪肝。偶余润笔之资，忽动买花之兴。昨日媒婆来讲说，一位仕宦人家，有两房姬妾要遣。内中有一个才貌兼全，约小生今日去相，只得乘兴而来。却是一件，相便去相，只怕我这久旷之人，容易许可。把那七分的姿色，就要看做十分，相不出那真正的佳人出来。我如今须要预先慎重，把那贪花好色的念头，按捺定了，然后去相佳人，才有真正眼力。”自言自语，过街穿巷。家人说道：“相公这就是唐乡宦的门户了。门上有人么？”只见一个老院走得出来，□□说道：“唤门无别事，知为相亲来。你们就是韩解元相公么？”家人应道：“正是。媒婆来了么。”老院道：“来了多时了，请相公厅上少坐。待我唤他出来。张一妈，韩相公到了。”一妈听了答道：“就来了。”随即往里催道：“吴奶奶，韩相公等久了，请出来罢。”吴氏道：“来了。预先丢了针线，早已整扮花容，非是我好把风姿炫，惹得人见怜。都只为积怨深，夺人腴腆。”一妈道：“你请隔着帘子，先把才郎相一相。只怕比唐老爷的面貌，还标致几分哩。若不是逼抱琵琶过别船，怎能够别刘复遇阮。”吴氏隔着帘子，相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果然好一位郎君。质如琼玉，貌似莲花。且莫把他胸中文章来考试，就是这相貌先中了。原怪不得，那有眼的嫦娥爱少年。”一妈道：“待我卷起帘来。韩相公，新人出来

了，请来相。”韩孟阳向前仔细看了一眼，心中暗喜，背后说道：“果然是天姿国色，一毫假借也是没有。”一妈道：“相得中意么？”孟阳道：“容貌却好，但不知才思何如。”一妈道：“这等说，就当面考一考，或是琴棋书画，或是诗词歌赋，或是吹弹歌舞，任意出个题目来。不是我得罪讲，只怕你这解元相公，还考他不过哩。”孟阳道：“小生有一柄扇子，上面画的是半身美人图，求小娘子题诗一首，以见妙才。”递将扇送与张一妈，一妈转递与吴氏。吴氏接扇到手，说道：“拈韵做来的诗，不足取信。教他限个韵来。”一妈传了吴氏之言。孟阳道：“小生之举，原为求婚，就限个婚字韵罢。”吴氏得韵，不须思索，拈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一妈见他写完，拿了扇子，送还孟阳道：“相公，扇子已题在此，请看就是了。”孟阳接了扇子，遂展开来，念道：

西子当年未范婚，芳姿传向苕萝村。

丹青不是无完笔，写到纤腰已断魂。

念完便道：“妙绝妙绝，真正是女中才子。”对吴氏作别了道：“小生即刻送聘过来。”吴氏遂进去了。孟阳乃问一妈道：“请问聘金要多少。”一妈道：“三百两聘金，媒钱加二算。”孟阳道：“莫说三百，就是三千，也是值得的。照数送来，婚期就是明日。”一妈遂问孟阳讨赏。孟阳遂叫家人取三两银子赏他，与一妈作别道：

千两黄金容易得，天姿国色最难求。

孟阳带了家人，回寓所去了。自然料理聘金，不必说了。

却说田北平，也带了家人，前去相亲。说道：“莫羨倾城美，将钱去买愁。”主仆两人，转弯抹角，来到唐家门，正撞着张一妈，送韩解元去。回见了田北平，遂迎接进去。说道：“一个出门，一个进门。毕竟是大户人家，好热闹的生意。大

爷请在厅上坐住，待我去请第二位出来。”一妈进去说道：“周奶奶，田家官人到了，快请出来。”周氏听了，随走出来。一妈见了道：“好一位脱套的新人，我且卷起帘来。”便对北平说道：“这就是周奶奶，请相。”北平向前细细看了一会。周氏一见北平，着一大惊，随走进去了。一妈道：“何如，相得中么？”北平道：“我便相中了他，只怕他相不中我。他与我才见一面，就连忙走进去了。多因是我面貌未必中得他的意。”一妈道：“妇人家见了男子，自然有些害羞。难道好走将过来，同你讲话不成。”北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替我当面断过，嫁到我家，须要安心乐意，不许憎嫌丈夫的。要依我顺我，随深逐浅，从呼听遣。却不道嫁犬随犬，切莫看样画葫芦，又来装模作样，把那做新人的铺盖卷起。问他肯不肯，快些讲来。”一妈道：“你在外面讲，他里面听，没有别话回复，就是肯了。难道写个死字与你不成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说来，他要多少聘礼。”一妈道：“方才韩解元相的，要三百两。如今这一个，只要三分之一。”北平道：“这也不多。我且问你，那解元相的，可曾中意么。”一妈道：“相中了。今日过聘，明日过门。”北平道：“解元拣的日子，一定不差。这等我也依他，即刻送聘过来，明日做亲就是。”随叫家人取一两银子，送与门公。我们回去罢。”随又说道：“乡宦教成的美妾，解元选定的佳期，毕竟是我财主有福，安然享而用之。”欢欢喜喜，别了一妈，一直竟回去了。

一妈送了田北平，复转身走入内堂，见了周氏，便问道：“周奶奶，新郎中你的意么？”周氏大怒说道：“有你这样死媒人，说这样鬼亲事。难道阳世间，就没有男子，定要到阴司里面去，领个鬼来相。”一妈道：“这话从那里说起。”周氏道：“我只道，你做媒人结婚亲，又谁知你是个女道士，惯把

魑魅魍。这等青天白日，把一个鬼魑魍现。若不是我惊魂易转，险些儿隔断了桃花人面。你好好去回绝了。他若还送聘过来，就是逼我上路了。”一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甚么不当面回他。”周氏道：“一见他走到面前，魂灵都吓去了，那里还讲得话出来。”一妈见说，遂背面啾叽道：“当面应承，背后又这番做作，那一个来理你。”周氏高声骂道：“老淫妇贼骨头，我老实对你说，就拚了一死，决不到他家去的。若要与这魔鬼并肩同宿，倒不如到死城中，更得些自在。”一妈见他这等说话，痴呆了半晌。说道：“怎么做成的亲事，到手的媒钱，难道被这几句刁话就弄脱了不成。待我请夫人出来。加上几句是非，硬逼他上轿便了。夫人快来。”唐夫人正在房中睡午觉，听得叫喊，连忙起床，走出来问道：“做甚么事。”只见张一妈气忿忿的不做声。唐夫人道：“为甚的，为姻缘变了媒人面。莫不是蠢郎君，憎嫌容貌，退还聘礼，赖却媒钱？”一妈道：“郎君倒相中了，当不得你家姨娘，装模作样，不肯应承。想是心上不感激夫人，故意把我出气。”唐夫人道：“是那一个，你只讲来。”一妈道：“两个男人，都相中了，约定今日下聘，明日来娶。就是那位吴奶奶，也欢欢喜喜的走进去了。只有一位姓周的，才貌也不过如此，偏会拣精拣肥，说男子相貌欠好，配他不过，把我百般咒骂。口里还夹七夹八，连夫人也见教了几声。还说等老爷回来，要同你算帐哩。”夫人道：“不要理他，自然有我做主，怕他强到那里去。老实对他说，莫说这样人家，就是叫化子来娶，也不愁他不娶。”一妈道：“这等说，才像个大的。是便是了，这样会使性的姬妾，也亏你留到了如今。若然把别人家，打得他半死半活，皮破肉裂哩。”夫人道：“若遣这作怪的姬妾，什么打紧？拚着一顿，才丁作钱行的酒就是了。”一妈道：“只怕你口便说得，便到了当场，手又软

了。老身且回去了来。”夫人道：“明日须要早些来。”一妈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

却说张一妈，到了次早起来，连忙走到唐经略家去，伺候两家来迎亲不题。且说韩解元家一个家人，奉了家主之命，口中说道：“才子佳人扭不来，呆郎巧妇拆难开。世事万般都可料，合婚哑谜最难猜。你说我为何道这几句？只因我家相公是个有名的才子，昨日相中的那房姬妾，又是个绝代的佳人，这一男一女，若还配合起来，竟是普天之下，第一对好夫妻了。谁想姻缘不偶，又有变卦出来。送过聘礼之后，我家相公把缙绅一看，履历一查，看那姓唐的乡宦，是那一科举人，那一科进士，谁想不前不后，刚刚是太老爷的同年，我家相公竟是他的年侄。这样干名犯义的事，如何做得？所以把花灯彩轿候相吹手一概都回复了。特地叫我前来退那一宗聘礼转去。你说这段姻缘，可惜不可惜。一路行来，已到了唐家门首，不知媒人可在，且待我唤他一声：张一妈在么？”一妈答道：“呼媒声急切，想是为催妆。原来是韩大叔。新人收拾完了，为甚么花灯彩轿，还不见过来？”韩管家道：“花灯彩轿来不成了，叫新人不要打点。”一妈道：“为甚么缘故？”韩管家道：“这位唐老爷，就是相公的年伯，没有年侄娶年伯母之理，所以亲事做不成，叫我来退财礼。”一妈道：“有这等奇事。既然如此，你且立一立，等我去见夫人。”一妈向内堂道：“夫人快来。”夫人道：“提起绝命刀，斩断情根在这遭。怕他临去弄蹊跷，准备着毛拳叫他吃顿饱。”一妈道：“夫人，两头亲事，弄脱一头了。”夫人道：“为甚么缘故？”一妈道：“那韩相公说，唐老爷是他的年伯，不便做亲。故此叫了管家来退财礼。”夫人道：“若还果是年侄，自然没有做亲之理。既然如此，只得把聘礼还他。”夫人遂进房去，把他的聘礼，原封不动，

取得出来。说道：“一妈就烦你送出去与他。”一妈接了聘礼，送出来交还与韩管家。管家道：“婚姻两手撒开，聘礼原封不动。只愁恼杀佳人，空做一场好梦。”家人接了银子，竟即去了。

一妈转身进来，听得唐夫人叹道：“这两个里面极作怪的，就是吴氏。我第一要打发他，偏有这般凑巧的事。哎，天公天公。自古道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你为甚么这等狠心，偏要与我作对，使我这绝命刀拔出来了，又归回鞘。方便事没有半毫，纵容男子宠阿娇，扶助奸党，恶智偏狂。”一妈道：“夫人不须烦恼，终久在我身上，替你出脱了他。休要烦闷，不必心焦。那天公枉费使乖弄巧，我自然有移山撮海的手段。这件缺货人人要，迟些儿卖价钱更高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听得鼓乐喧天，花爆震地。一妈道：“田家的轿子来了，快请新人出来。”唐夫人道：“做你不着去催他上轿。”一妈遂走进他卧房门首，唤道：“周奶奶，轿子来了，请出来罢。”不听见答应，连叫几声，也不听见答应，呀叫了半日全然不理。要走进去，房门又是拴的。”“我有道理，”遂转身对夫人说道：“夫人，我昨日同他闹了一场，心上自然不快，见我去叫，预先把门关了，须要夫人走得去，好好的唤了他来，看银子面上，吃些气罢了。”夫人自己走去，唤道：“周家姨娘，你的轿子到了，出来罢。”连叫几声，不见答应，遂发怒大声说道：“怎么别人叫你不应，连我做大的叫你，你也装模作样起来。难道你关上房门，就罢了不成。叫丫环快来。”丫环听见夫人呼唤，急忙走向前来。夫人道：“有这等奇事，我就不信了。替我撬开门来。”丫环与一妈，一同把门撬开，走得进房，吓了一跳，齐说道：“夫人不好了，周家姨娘吊死了。”唐夫人听见周氏吊死，便痴呆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这怎么

处，怪得眼睛跳，老鸦叫。这场事如何了。虽是他寿数定，无常到了，逃不脱区区的罪账也难消。若是打发出了门，老爷回来，不过淘一场小气。如今逼出人命，将来就有大气淘了，怎么了得。”一妈道：“老爷回来，只说是病死的就是了。难道怕他捡尸不成。休要疑虑，且莫啼嘈。本家的人命，谁来证你？便成疑狱，终久是阴销的。况且又无原告，蛇不露足，谁人知道。”夫人道：“一妈，你不知道我家的事，别人的口嘴，都掩得住。吴氏那个妖精，往常没有是非，他还要生出话来，在老爷面前调唇弄舌，难道有了这样歹事，他还肯替我掩饰不成。”一妈道，“这我倒不曾想到，也说得有理，他是不肯隐瞒的。”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有了，夫人，我有个绝妙的计较。神仙也想不出的。又堵了他的嘴，又除了你的害。你把甚么东西谢我。”夫人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凭你要甚么谢仪，我都肯出。请问是什么计较？”一妈道：“方才韩解元来退聘礼，吴家姨娘还不曾知道，他见男子生得美貌，好不要嫁得慌，不如把田家的轿子只说是韩家的，哄他锁了进去，打发这冤家出了门，田家聘了丑的，倒得了好的，难道肯来退还你不成。就是新人受些惊吓，也只好在肚子里面，咒我们几声罢了。料想不能够回来同我们讲话。替你除了一个大害，又省得后来学嘴。岂不想个万全之策。”夫人大喜道：“好计好计。真个是神仙料不出的，比那陈平六出计还高。就要新人，上了花轿，这两件祸事一齐消。谢天谢地，忙把纸钱来烧。事不宜迟，你就哄他上轿。若迟一会就要走漏消息了。”一妈道：“不须夫人嘱咐，花轿将近来到门了，我去哄他上轿，就是了。”不知吴氏可曾听他哄上轿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田家仆为国筹饷

堪笑佳人枉自磨，捉生替死计还多。

富翁惯做便宜事，买得鸡儿换了鹅。

却说张一妈与夫人商议停当，走到吴氏卧房，来催吴氏梳妆。原来吴氏，自与韩解元相会，满心欢喜，又知道吉期甚速，独自一个收拾收拾，就听得周氏吊死，他也不管。等得一妈来到房时，他已梳妆停当了。一妈见了说道：“吴奶奶果然贤惠，知道吉期到了，早已梳妆停当。”言话之间，只听得鼓乐喧天，花灯灿宝。田家仆从，拥着一乘彩轿，来到中堂。一妈扶了吴氏，欢欢喜喜上了彩轿。田家仆从，一班来人抬了新人，吹吹打打，抬到田家。笙歌嘹亮，宝烛辉煌。田北平依然照常行礼。两人一面交拜，一面偷看，各自惊呀。行礼已毕，北平道：“你们众人都出去。”只有一个丫环伴着新人，余众俱已出去了。北平背地说道：“好奇怪？昨日相的时节，没有这样齐整，怎么过得一夜，就艳丽了许多。难道我命里，该娶标致的老婆，竟把丑的都变好了不成。昨日相的，是黑溜溜，寻常的阿妾，今日竟变了个白皎皎可人的娇丽。且莫说这态度嫣然，不像昨日那般老实，就是脸上的皮肉，也细嫩了许多。为甚么肌肤颜色，一切光而且腻。哎！天那，我田北平，前生前世造了甚么孽，只管把这些美貌的妇人来磨难。我似这等越风流受折磨，遭云障，竟要到何时，方才消得孽障。且住，我昨日去相的时节，当面与他说过的，他情愿跟随我，今日才嫁过来，为甚么又从头虑起来了？不要怕他，放开胆来，去同他对坐。”吴氏心里暗想道：“好奇怪的事，昨日来相我的，是那韩解元，好

不生得风流俊雅，为甚么换了这个怪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分明是媒婆与大娘串通了这的鬼计，见周氏死了，没人还他，故此捉我来替周氏嫁他了。这个机谋设得果然奇，遣死妾硬将生的来替。我只道是入绣帏，做百年的佳偶，谁知道盼神仙，忽然遇了魑魅。既然自不小心，落了人的圈套，料想这个身子，不能够回去了。就与这俗子吵闹，也是枉然。须要想个妙计出来，保全了身子，依旧回去跟着唐郎，方才是个女中豪杰。不须皱眉，不必垂泪，且欢欢喜喜，做个才人辩解围。有个妙计，在这里了，不但保全身子，还可以骗得脱身。”坐转来冷笑，对北平说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就是田北平么。”北平道：“正是。难道别一个好同你对坐不成。”吴氏道：“这等我再问你，昨日那个媒人与府上有甚么冤仇？切齿不过，就下这样毒手摆布你。”北平道：“没有甚么冤仇。他替我做媒，是一片好意。怎么叫做摆布我？”吴氏道：“你家就有天大的祸事到了，还说不是摆布。”北平听了，着一惊道：“甚么祸事，快请说来。”吴氏道：“你昨日相的，是那一个，可记得他的面貌么？”北平道：“我昨日相的没有娘子这样标致，正有些疑心，难道另是一个不成？”吴氏道：“却原来你相的是姓周，我自姓吴，那个姓周的，被你逼死了，我是来替他讨命的。”北平大惊道：“这这这，是甚么原故？”吴氏道：“老实对你讲罢，我们两个都是唐老爷的爱宠，只因夫人妒忌，乘老爷不在家，要打发我们出门。你昨日去相他，又有个解元来相我，一齐下了聘，都说明日来娶。我两个私自约定，要替老爷守节，只等轿子一到，双双寻死。不想周氏的性子太急了些，轿子还不曾到，竟预先吊死了。不知被那一个漏了消息，也是那韩解元的造化，知道我也要死，预先把财礼退了回去。及至你家轿子到的时节，夫人叫我来替他，我又不肯，只得也去上吊。那媒婆来劝道：

你既要死，死在家里，也是没用。田家是个有名的财主，你不如嫁过去，死在他家里面，等得老爷回来，也好说话。难道两头人命，了不得他一分人家。故此我依他嫁了来。一则替丈夫守节，二则代周氏伸冤，三来问你讨一口好棺木，省得死了在他家，盛在几块薄板之中，后来要抛尸露骨。我的话已说完了，求你早些备我的后事。”北平听了，垂头丧气，连叫几声：“哎呀！竟有这等的事。”吴氏道：“既把真情告诉了，求你快把善念，早施衣衾，定要新鲜做殁身，勿把金珠来可惜。尸体切莫葬在你家地里，且向庵场内寄住，少不得要扶梓还家，与那未死的唐老爷同穴。”说完遂解腰间的带子，紧在颈上自勒。北平与丫环见了，连忙向前解救道：“新娘耐烦些，快不要如此。”吴氏做个不听，又勒。北平道：“不好，大家都来救命。”对宜春说道：“你去静室里，把那看经念佛的，都请过来，好一齐扯劝。”宜春答应去了。北平道：“吴奶奶，唐夫人，我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为甚么做定圈套，上门来害我。如今没得说，轿子还在厅上，送你转去就是了。”吴氏道：“你就送我转去，夫人也不肯相容，依旧要出脱我，我少不得也是一死，不如死在这边，还有些受用。”北平下跪求道：“吴奶奶，唐夫人，是我姓田的不是，不该把轿子抬你过来。如今千求万求，只求你开条生路。”吴氏道：“你若要我开生路，只除非另寻一所房子，把我养在里面，切不可来近身，等唐老爷回来，把我送上门去，我自有好话为你，或者连那场人命，都解散了，也不可。”北平磕头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万代沾恩。既然这等说，不消另寻房屋，我有一所静室，现在家中，送你过去，还有两位佳人替你做伴，少不得也就会过来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邹小姐与何小姐二人，一同走进房来，说道：“新闻诧异，一样文章，做法各奇。”北平指着两个小姐，对吴氏说

道：“他们两个就是静室的主人，你同他过去就是。我如今没奈何，只得要去压惊了。只说三遭为定，谁知依旧成空。不如割去此道，拚做一世公公。”

吴氏见北平出房去，遂与二位小姐相见，问道：“请问二位仙姑，是他甚么亲眷？”邹小姐道：“新娘不消问得，你是今日的我，我是前日的你。三个合来，凑成一个品字，大家不言而喻罢了。”吴氏笑道：“原来二位姐姐也是过来人。这等说起来，我们三个原该在一处的了。那所静室在那里，何不同过去？”邹小姐遂起身先走，说道：“浮生共多故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聚散喜君同。”吴氏道：“也愿持如意，长来事远公。”三人一同走到静室，吴氏礼拜佛菩萨毕，遂转身举目，四围一看，说道：“好一所静室。有了二位雅人在此，为何不命一个斋名，题一个匾式。”两个小姐说道：“匾额倒做了，只是想不出这几个字来，就借重新娘罢。”宜春研好了墨，取得匾额过来。吴氏道：“我们三位佳人一同受此奇厄，天意真不可解，总是无可奈何之事。就把奈何天三个字，做了静室之名罢。”邹何二小姐道：“妙绝，妙绝。只消三个字，把我们满肚的牢骚，发舒殆尽。就烦妙笔写起来。”吴氏举笔，一挥而就。邹氏背后对何氏说道：“我与你一个有才，一个有貌，总不及他才貌兼全，况且才貌两桩，又都在你我之上。这等的佳人，尚且落在村夫之手，我们两个一发是该当的了。”何氏道：“正是。”吴氏道：“我们三个不约而同，都陷在此处，虽是孽障，也有夙缘。不但该同病相怜，还要同舟共济才是。等得唐郎到家，他送我回去的时节，待我说与唐郎知道，或者连你二位，也弄得上去，不致久沉地狱，也不可。知。”邹何二小姐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尽。今宵又作同心会，禅床上再添一被。竟把普天下的奇冤，凑作一堆。”

说分两头。却说田义，自从离了主人，别了兄弟，押着银鞘前往边疆处所，犒劳穷兵。一日催促人夫上进，路途之中，说道：“这西北路上响马最多，这银子不比别样东西，时时要防盗贼。俗语道得好，耽迟不耽错。宁可早宿晏行，多走几个日子。故此来了几月，才赶得一半程途。哎！我一路行走，只见有报警的南来，不见有解粮的北走。那边庭的虚实，不问可知了。须要急急的催趲人夫，赶去才是。正是：军前兵将叹绝粮，途中行人恨路长。来到此间，乃是打中伙的所在。大家买些酒饭吃饱了再走。店主人在么？”店小二听得呼唤，即忙出来道：“原来是解边饷的，请问长官，还是用酒，还是用饭？”田义道：“酒饭都要快些取来。”小二对众人夫说道：“你们另有下房，到里面去坐。”只见两个边军，一个背了黄袱，一个插了令旗，一同驰马而来。一个说：“背封告急，报边城丧。”一个说：“趲军粮，我这里力尽筋疲，舌敝唇焦，并不见些儿饷。我们一路行来，人也倦了，马也饿了。有个酒饭店在此，和你打个中伙再走。”二人一同下了马，走入店中，解下令旗包袱，同田义三人见了礼，一同坐下，小二送了酒饭，三人一座饭食。田义问道：“请问二位，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奉的甚么公差，去甚么公干？”这个说道：“咱是巡边御史的差官，赍表进京的。这一位是同衙的朋友，差往各路催军饷的。”田义道：“既从边上来，自然知道军情虚实，不知近日官兵打仗，胜败如何，请见教一番。”差官道：“边庭虚实，官兵情状说来易使张皇。那女兵雌寇比男军十倍嚣张。”田义道：“这等说来。竟是女寇了。难道这些官兵就敌他不过。”差官道：“南边寇定，北寇势雄。俺这里的兵将，俱将来折尽。”田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足下所资的文表，想来就是告急的么。”差官道：“正是。不能够从容细说流民状，只好在马上封题急就章。所

悲的是丧乱，所求的是安壤。念军民都把云霓望，怎能乞得天兵早降。”田义又对这个差官问道：“足下一路催粮，可曾有几处解去么？”这个差官摇头道：“那些官儿也没奈何，只得吞声无措，皱眉相向。这文牒尽是空的，只有这个民间虚实，何须更说封疆。”田义道：“这等说，请问边上的米价，贵贱何如？若有银子给与边军，他还买得出么。”差官摇头道：“钱如灰土，米似黄金。就解了银钱去，也难充饥。”田义背地暗想道：“万一这些银子，解到那边济不得军需，却怎么处。”转身又问道：“还要借问一声，譬如有银子的人，在这里买了粮米，载到边上去卖，可有些利息么。”差官道：“多便不许，三倍利息，是拿的稳的。”二差官说道：“咱们有军务事，比不得他们，先起身去罢。叫店家快来拿钱。店小二走过来，我清了账。”两个差官别了田义，一同上马去了。田义道：“照他讲来，边上的米价是极贵的了。我十万银子，竟该换买粮米载去。只是一件，这批文上面写的是饷银，不是粮米，万一边上的官府，见与批文不合，不肯收起来，却怎么处。”想了一想道：“不妨，就是他不收，要变做银子也容易，卖与边上的百姓还多出两倍利银，又与朝廷做得许多事业。这有益无损的事，为甚么不做。我如今趲行前去，到了米贱的地方，竟买了装载前去就是。主意已定。店家走来，店小二将内外的酒饭钱，一一找清。田义催趲人夫，抬了饷鞘，自己上马而去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唐经略奉旨征南，已经报捷。朝廷又遣他北征，不日就回往家中。经过唐家，一个老院说道：“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行到水穷时，依然山色现，我家老爷自从奉了圣旨，往边疆赴任，杀败男军，建了许多功业。正想内召回京，不料北方界上，又有女寇侵扰，朝廷加了品级，又命他经略北边。今日便道还家，好生得意。只是一件，他心上最爱

的，是那两房姬妾，一个被夫人逼死，一个卖与田家。此番回来，不但夫人受气，连我这知情的管家，只怕也难逃罪谴。还亏我预先识窍，瞒了夫人，密密的写了个禀帖，寄与老爷，辨明了心迹。或者自首免罪，也不可。我如今不等到家来，在这驿前等候，少刻上船，定有一番问答。趁夫人不在面前，好讲他些不是。一来卸干系，二来献殷勤。有理有理。”

且说田北平，自从娶了吴氏，吴氏要死，他再三求个生路，吴氏说等唐老爷回来，送他回去，除此再无别路。故此终日打听唐老爷消息。听得唐老爷便道回家，犹如得了恩赦，连忙备了十两银子，去寻唐家老院，直寻到驿前。老院见了田北平，便道：“你是田大爷为何也到这里来？新夫人好么。”北平道：“不要说起，今日此来，正是送还原物。要你做个通事的人。”老院道：“为甚么缘故？”北平道：“说起话长，少刻同你细讲。闻得唐老爷将到，我急急走来寻你，说你到驿前来了，只得又赶到这边。少刻送他上门，全要仗你帮衬。只要收得进去，就是一桩好事了。有十两银子在此，你权且收下。等收了之后，还有重重的谢仪。”老院道：“多谢。只是一件，老爷到家之后，你送他进来，少不得他说一句，夫人也说一句，老爷又是惧内的，未必肯依他讲话。不如叫一只小船，先送到驿前。等候老爷的座船一到，就跳将过去。只有他讲话，没有别人应嘴。这个原告，就要让他做了，何等不妙。”北平大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妙绝妙绝，你在此等候，我就去接了他来。快走快走。”一直回家去了。老院笑道：“妙妙妙。又得了别人的钱，又讨了家主的好。这件便宜事，是落得做的。我且在驿里坐一会，等他的小船来，一同接上大船去便了。”一时，只见北平接了吴氏，坐在小船里面，撑驾到驿上来了。老院公也上了船，对北平道：“我和你慢慢接上前去，免得在此坐等。”北平道：

“这个极妙。”行不上数里，只见一班官船，吹吹打打，顺流而来。

却说唐子才，在船内叹道：“我唐滢，自从在边陲奏捷以来，蒙圣恩加衔进职，宠眷非常。只是不容我骤解兵权，稍图休息。近日又因北方告警，特赐上方之剑，假以便宜，命我星驰赴剿。一路行来，已是家乡地面，少不得要暂驻旌旗，略停车马。这是一件。前日家人有禀帖寄来，说周、吴两妾，不为妒妇所容，一个嫁在民间，一个死于非命。我今日回家，倒也有些难处。若还置之不问，又无此理。若还争闹起来，势必至于夫妻反目。使外人谈论起来，甚是不雅。这件事，还该怎么样？”心下思想了半晌道：“也罢，古人为国忘家，曾有过门不入之事。不若竟以边报紧急为辞，一个亲人也不见，扬帆而去，有何不可。叫左右吩咐头舵，说近日边报紧急，不便羁留，就到了自家门首，也不许湾船，竟扬帆而过便了。”众船家领命不题。

却说田北平同了老院，驾橹相迎。正是单橹不如双橹快，大船怎似小船轻。近了官船，老院道：“吴奶奶，我先上船去，你随后过来。”老院跳过船来，见了主人道：“家人磕头。”子才作色道：“你想是来辩罪么？家中的事我都知道了。不消再讲，你回去罢。”老院道：“禀老爷，吴奶奶在小船上，要求见老爷。”子才道：“他是嫁出去的人了，为甚么又来见我？回他说，不消。”老院出来，对吴氏说道：“老爷不肯相见，你自己过来。”吴氏过船，见了子才，大哭道：“我的老爷阿，你便去做官，害得奴家好苦也。无限别离情，甘受牢笼。怎奈大娘势不相容，命短的做了离魂倩女，命苦的做了琵琶别弄。还亏我完全赵璧，不愧蔺家功。”子才冷笑不理。吴氏背面想道：“呀，他是极爱我的。怎么今日见了，忽然冷落起来。哦，

是了，他在众人面前，不好亲热我，故此假装这个模样，待我走进后船去，他是然跟了进来。”遂往后舱走去。子才道：“住了，你是个知书识字之人，难道‘覆水难收’四个字，也不知道么？我且问你，你当初既要守节，为甚么不死？岂有嫁到别家，替我守节之理。请问这贞节坊，还是朝西朝东。你的心事我知道了。不过因那男子丑恶，走错了路头。故此转来寻我。若还嫁了韩解元，只怕到此时，就拿银子来赎你，你也未必肯转来了。多亏得村郎相丑，今日才与你再相逢。田家有人在这里么？叫他快来领去。”老院道：“娶他的男子，现在小船上。”子才道：“着他进来。”老院出舱相唤。北平道：“他要难为我，我不敢进去。”老院道：“一团好意，快些过来。”北平走过船来说道：“唐老爷在上，当初……”子才止住他说道：“那些原委，下官都明白了，不消说得。虽然是妒妇不好，也因只两个女子，各怀二心，所以才有周氏之死。是他自己的命限，与你无干。至于此妇之嫁，实出奸媒的诡计，也是你们两个前世有些夙缘，所以无心凑合。下官并不怪你，你可速速领他回去。”北平道：“多蒙唐老爷大量，不怪小人，也就感恩不尽了，怎么还敢要他。就是领了回去，也是不肯成亲，少不得又要寻死。这场祸事，是逃不脱的。倒求唐老爷开恩，饶了小人罢。仇将恩报，是难得的。怕的是恩泽里面变出仇来。擅取老爷的爱妾，逼死老爷的宠妾，这两件大罪，也够得紧了。既蒙包容了两件，就是皇恩，也赦不到第三重。”子才道：“如今的局面，与前番不同了。有下官做主，还怕他做甚么。”对吴氏道：“你走过来，听我说几句话。俗语道得好，红颜女子多薄命。你这样女子，正该配这样男子。若在我家过，是这句旧话就不验了。你如今好好的跟他回去，安心贴意做人，或者还会生儿育女，讨些下半世的便宜。若还吵吵闹闹，不肯安

生，将来也与周氏一般，是个梁上之鬼。莫说死一个，就是十个，也没人替你伸冤。我劝你，莫怨他人莫怨我，且要怨你的命该如此。不是我男儿薄幸，皆是你红颜命里。老院，是你引他进来，就着你送他回去。”对北平道：“恕不送了，吩咐船家，快些赶路。”

北平与吴氏老院三人，一回过了小船。只见唐老爷船上鸣锣吹打，开船去了。老院道：“吴奶奶，老爷说的其实是好话，你句句都要依他。从此以后，安心乐意结成亲。若是失意的时节，就要想着老爷的话。吵闹有何用处？”说话之间，不觉就到门首，三人一同上岸。老院道：“你们好好的做亲，我回去了。”

北平与吴氏进到厅堂。吴氏向静室走。北平扯住问道：“你往那里去。”吴氏道：“到静室里去。”北平道：“如今去不得了。我起初不敢成亲，一来被人命吓倒，要保守身家。二来见你忒标致了些，恐怕淘气。如今尸主与凶身当面讲过，只当批下执照来了，还怕甚么人命不成。就是容貌不相对些，方才黄甲进士，亲口吩咐过了，美妻原该配丑夫，是天公做下的例了。没有甚么气恼，请依直些成了亲罢。”吴氏背自说道：“这怎么处。我还要弄些圈套出来，当不得唐郎那几句话，把我的路头都塞断了，没奈何只从他。”对北平道：“做亲便替你做，要依我三件事。第一件，一房要铺两张床，你睡你的床，我自睡我的床，不许过界。第二件，房内将好香烧上一炉，免得我闻臭气。第三件，做亲须要正经，不可糊涂无礼。”北平道：“房内烧香，大家闻些香味，这到使得。若这两件，又是难题目了。呀，我如今还怕甚么。叫丫环把成亲的花烛要点亮些，合卺的酒要浅斟些，我如今是光明正大的新郎，比不得前番两次在那暗里偷鸡，醉中拿贼的了。小心伺候。”丫环应道：

“晓得。”北平搂着吴氏入房。丫环送酒进来，两人吃了几杯。北平叫丫环退了，闭了门，去扯吴氏上床。吴氏道：“我还要吃酒。”北平道：“不要吃醉，没趣。”吴氏道：“吹灭了灯也罢。”北平道：“吹灭了灯，越发没趣。”两人调情兴动。吴氏也是久未见水，涸辙之鱼，被唐子才说冷了心，不觉兴头，又说道：“方才说过了。你睡你的床，不许过界。如今又来没正经。”推开北平。北平道：“若是如此，怎么叫做成亲。依直些，不要作难。”吴氏道：“我也经不得你歪缠，只许此一次，下次切不可来缠了。”二人搂抱上床，半推半就，兵起戈兴，云雨已毕，交头而睡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唐子才智定鸳鸯 内应外合奏功捷

使尽机关是女聪，提兵遣卒逞威风。

若还遇着中原将，走至阵头一扫空。

却说女寇白天王，与哥子黑天王，男女两下分兵，黑天王在南边搅扰，被唐经略生擒囚解朝廷奏捷。这白天王，分在北边。一日自己夸道：“咱白天王，自起兵以来，攻破无限城池，杀伤许多官吏。起先只说南方有人，不可轻敌。及至到了这边才知道，偌大中原，竟没有一个能干的男子。做文官的，但知道赋诗草檄。做武将的，只晓得喂马支粮。一到守城上阵的时节，连那赋诗草檄的文官，喂马支粮的武官，都不知那里去了。刚刚剩下些百姓来祭咱家的刀头。你说好笑不好笑。如今直捣长驱，势如破竹，咱不怕不做中原女主。只是一件，咱闻得内地的男子，美貌者多，要掳一个俊雅郎君，带在身边受用。再不见有好的，想是被手下之人隐藏过了，须要申饬一番。众将近前，听咱号令。”众女卒一齐近前说道：“王爷有何号令？”白天王道：“孤家年过二八，未有东床，要选一个俊俏男子，做压寨官人。以后掳着的少年，都要带见孤家自行选择，选中者上用，选不中者，分赏各军。如有未经上选，擅肆奸淫者，梟首示众。”众女卒得令，摆队前进。行不数里，众女卒拿住少年男子数十人，带来见白天王道：“禀王爷，拿着了几十个后生男子，听候选用。”白天王逐个看了一次，道：“都选不中。赏了你们。”众女卒叩谢了，说道：“咱们人多马少，这些男子，没有马骑，却怎么处？也罢，一人抱着一个，对面骑了。就把鞍辔当了床铺，做一个走马看花，何等不妙。”每一

女卒搂一男子，同了马。说道：“这样快活的事，刚刚凑巧。”各对男子说道：“你快活不快活？刀尖入了鞘，不须你费力，马走自动摇。这场兴头，比那梦里，可不更高。方才快活，不觉城池又到。大家收拾箭和刀，到晚来再使壮力，战到鸡儿叫。”各男子道：“放了我们回去，我们家中有父母。”各女卒道：“你们好呆，不日得了大功，你们少不得也有个官做。出门做甚么生理。有这样发财。那也还是后日的快活，今晚上待我脱了衣服，解了带子，同你在被窝里，肉粘肉做些快活事情，岂不是眼前的风流。”众女卒相对说道：“我们与你大家携得酒来，一齐吃个交杯盏儿，乘些酒兴，比在马上更快活。”说得有理，就去行为。且住女卒行乐不题。

却说唐子才，自从行兵已建功劳。今日来到北边，军需缺少，粮米告急的表章，催饷的文批，都出了几次。他自叹道：“临危不作愀然色，赴义偏多慷慨容。我唐滢自行兵以来，屡奏肤功，数平大难。谁想来到此间，忽遭奇变。那女寇的猖獗，虽是可爱，若肯竭力支撑，也还抵当得住。当不得这库帑罄悬，有兵无食。莫说狡寇临城，雄兵不能枵腹而战，还怕饥军不战，主帅将有焚之忧。自从到任以来，也曾遍差员役，往各路催征，并不见有军粮解到。况且敌势颇猖，一日近一日，战既不可，守亦不能，教下官怎生区处。”正在踌躇，只听得外面呐喊：“青天爷爷救命！”唐子才问道：“外面叫喊的，是些甚么人？”手下禀道：“都是没饭吃的穷民，饥饿不过，要来求老爷赈济的。”子才叹道：“非无济困之心，奈少救荒之策，只得要装聋做哑了。叫中军军官出去吩咐，说赈济饥民，是有司衙门的事，本院只管军务，那有钱粮给散他们。”中军出去吩咐了，众应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只好饿死了。可怜可怜。”不一时，只听得外面，又在高声齐喊：“各营将校带了兵士来求见老爷。

”中军传禀，子才问道：“问他有甚么话讲。”中军传了命，出去问了底理，进来禀道：“各营兵丁，有四五个月，没有钱粮吃了，求老爷给饷。”子才道：“对他说，催饷的官吏，还不曾转来，一到自然给发。”中军传令，说与众兵，众兵鼓噪道：“朝廷不使饿兵，目下边报警急，若要打仗，我们是不去的。再过几日没饷，我们各寻头路去，讨饭吃了，休怪休怪。”中军将众兵所说之言，一一禀明，子才道：“怎么处？这样没钱粮，致使军骄将怯。又不是我做主帅侵渔了不肯给发，都只为民间困乏钱粮，处处求宽，叫我如何区处。只好学家翁做痴聋，徒然仰屋咨嗟而已。”正在踌躇之间，只听得外面高声报道：“湖广宣抚使衙门，有公文投进。”子才道：“收进来。”中军将文书收进来，子才拆开一看，遂大惊道：“怎么正项钱粮，倒不见解到，竟有个尚义的百姓，助起边饷来。这田素封的名字，我有些记得。”想了一想道：“哦，就是我同乡之人，前日娶吴氏去的。咳，人不可以貌相。那样一个蠢人，倒做出这等一件奇事。只可惜是银子，若还是十万金的粮米，不但可以给散众军，使我边功立建，还可以赈饥活享，保全得无限生灵。”对中军道：“唤那解人进来。”中军传令：“老爷吩咐，唤解人进去。”田义随了中军，走进后堂，见了唐经略。子才道：“你就是田义么？”田义道：“小人正是。”子才道：“难为你那主人，有这番好意。只是一件，这边米价腾贵，一时办不出粮来。本院若还差官去余，又要差官去散。经过两番侵克，就要少了一分军粮。你主人尚义，你是义仆了。本院并不开鞘就委你余米，余完之后，就委你去散军。”田义道：“不消大人费心，小人在途路之中，闻得这边米贵，已将十万银子，都余了粮米载来，可以立刻散军，登时赴敌，不须耽搁师期了。”子才道：“这有多少担数。”田义道：“三万担粮米，还

有几千马料在外。只是一件，小人一路行来，看见一壑之中，尽填饿莩；闾阎之内，总是饿民。求老爷把散军之外，剩下的余粮，拿来赈济一赈济，使军民一齐受福，也是老爷的天恩，免教百姓遭饥饿。”子才道：“奇哉，奇哉！你做来的事，你说的话，没有一件不合着本院的心事。若还用你行兵，再无不胜之理。本院这边，先授你做军前赞画。勉力建功，待边疆宁静之日，连你主人的功绩，一同具疏上闻。”叫左右：“快给冠带与他。”田义受了冠带，穿戴已毕，叩谢唐经略道：“多谢老爷提拔。”子才道：“不须谢得。这散饷赈饥两件事，少不得要借重你了。还有一件机密事情，要用着你，不知肯去不肯去？”田义道：“只怕做不来，若做得来，就粉身碎骨，也不敢推辞。”子才道：“中军官、左右等，你们都回避了。”中军、左右一齐退出。子才细声说道：“我闻女寇入境以来，遍掳美貌的男子，日赞机谋，夜同枕席。本院心上，要选个俊雅少年，投入他军中，做个内应。足下既有张巡、许远之心，又有宋玉、潘安之貌，何不做了这桩美事，使下官早立边功。”田义道：“恩主既然信用，卑职怎敢推辞，依命前去便了。”子才道：“善行兵者，倒要示人以弱。他若问我的虚实，你须要留心对他。”田义道：“晓得。卑职给完兵饷即去。”正是：

愁饥得饱士民欢，虑辱偏荣法令宽。

只道筹边效卜式，谁知克敌用潘安。

却说白天王，带领女卒，一路而来。众女卒留心掳掠少年男子，沿路又捉住了十几个男子，带去见白天王。白天王又逐一细看，只看一个美貌男子，飘巾艳服，便指着说道：“这个果然生得好，就是潘安、卫青，不过如此。似这等容貌才堪上用。留这一个，其余尽赏与你们罢。”众女卒叩谢了，就带了选不中的男子，各自分散去了。白天王对那美貌男子说道：“

咱家要抬举你，做个压寨官人，你可情愿么？”那男子道：“只怕容貌丑陋，不堪亲近玉体。”白天王道：“不必太谦。”一把扯了，挽颈而坐，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闻得朝廷里面，差个经略官儿，领兵前来，与咱对敌，可是真的么。”那男子道：“是真。如今领了兵马，现在前途扎营。”白天王道：“你可知道他本事如何，军中可有些准备么。”男子道：“本事的好歹，臣不知道。只晓得他没有军饷，那些兵丁，忍饿不过，鼓噪了一番，如今都要散了。”白天王大喜道：“咱原知道他空虚，这等说起来，一发不消虑了。吩咐女将们，今已晚了，就在此处安营下寨，明日再走。快暖杯酒来，咱与官人交杯。”一时，美酒佳肴，两个女卒端将进来。白天王道：“我与官人，虽是偶然遇合，却也是终身大事。须要拜个花烛才好。”二人一同拜了四拜，方举杯饮酒。酒过三巡，白天王道：“官人我与你，既拜了天地，须要亲热些。”遂走前来，共椅而坐，共杯而饮。又问男子道：“我虽不是中原之女，可中得你的意否。”男子道：“既蒙王爷宠爱，那有不中意之理。”白天王道：“既然中意，就该放些情趣。哦，是了，你们中原的脸皮薄些，吩咐众女卒，今晚须要小心巡逻，谨防劫寨。你们都出去，不要你们伺候了。”众女各自遵命去了。白天王道：“官人，我与你在阵上恩爱，和衣而卧罢。”这白天王，是个情开兴动的女子，今夜初得美貌男儿，那里忍耐得住。酒至半酣，情欲已动，竟把那男子，抱搂上床去了。一夜恩情，如胶似膝。二人恣意，你贪我欲。交战半晚，云收雨散，两人交头而睡。到了次早起来，吩咐女将们道：“快选一匹好马，与官人骑了，同咱家并辔而行。”那男子上马，同白天王一直向前。不题。

且说唐子才嘱咐了田义，往贼营内去，到次日，是个吉日。点齐人马，即便兴师。众将官领了军令，整饬队伍，长驱而进。

子才道：“幸喜今日粮充米足，人雄马壮。一路饥民尽皆充饱，欢语盈盈，壶浆箪食迎王师，喜孜孜把手招。一路行来，都是平阳地面，不好屯兵。此处倒有一座高山，不知叫甚名。唤左右将官，前去问来。”众军前去。问那乡民。乡民应道：“是凤凰山。”子才听了喜道：“好一个山名。凤为百鸟之王，又是祥瑞之物。即此就是吉兆了。竟上去屯兵就是。”众后将一齐踊跃而上。子才上到山上，扎了营盘，四面观看一会，说道：“树林儿丛胜，水沟儿环抱。一层一层渐渐高。盼望星辰天空月皎。凤凰名，真吉兆。还是圣上洪福齐天。”

话分两头，却说白天王，同男子并辔而行，一路上眉来眼去，说不尽许多爱。众女卒禀道：“王爷前面，有一座高山，山上有旗帜摆列，想是他扎营的去处了，还是攻打不攻打？”白天王道：“须要差个的当的人去，侦探一侦探，然后用兵才好。”对男子道：“你是个南人，他决不疑你，替咱家走一遭何如？”男子道：“倘若被他拿住，做了奸细，却怎么好。”白天王道：“只到就近之处，看一看动静，即便转来。”男子道：“这还使得。”男子欲行又止，道：“我舍不得王爷，恐怕被他拿住了，就不能够再来相会。”白天王道：“少去几里就是，不妨。”那男子左回右顾而去。白天王道：“好个有情的男子。吩咐女将们，摆起阵势来，好和他厮杀。”众女将道：“请问王爷摆甚么阵势？”白天王：“就摆那个百鸟朝凤阵。”众女将领命，随即摆阵，不题。

话说唐经略到了凤凰山，四面瞻望了一回，转到中军帐坐着。只见田义从山下走入中军帐来。子才道：“你回来了，可曾投得进去，贼营的虚实何如，快些讲来。”田义道：“卑职已进贼营，贼头甚是利害。现在山下扎营，着我上来侦探的。人马最多，又且强悍，料难力取，只可智擒。少刻与之对垒，

须要假输一阵，挡住要路，不可使他上山。卑职劝他解衣就寝，到三更时节，须以炮声为号，一齐杀进寨来。待卑职从被窝里面，取了他的首级，与我军相会便了。只是一件，卑职此番转去，须要着人追赶下山，使他看见，方才信任不疑。事不宜迟，卑职去了。”正是：

计就月中擒玉兔，谋成日里捉金乌。

田义辞了唐经略，出了营门，急跑下山。子才叫几个兵士，假意追赶下山，一面摆齐队伍，杀将下去，只可佯输，不可取胜，却说白天王，自打发男子上山去探听之后，问众女将们道：“可知他屯兵的所在，叫做甚么地名。”众女将道：“叫做凤凰山。”白天王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咱的阵势摆错了。他住的是凤凰山，咱摆的是百鸟朝凤阵，倒替他散了吉兆，莫非有些天意么。”话犹未了，只听得呐喊道：“快拿奸细。”白天王着了一惊道：“他那里喊拿奸细，地动山摇，咱这里替伊着慌，魄散魂消。”又听得道：“奸细走了，赶不着了，大家杀下山去。”只见那个男子，慌慌张张，走到面前。白天王道：“你转来了么。他那里虚实何如？”那男子气喘喘的说道：“他那边全无准备，扎的都是空营。如今假装威势，杀下来了。我们倒要认真杀上去。”白天王吩咐众女卒，就此起兵杀上山去。唐子才的兵马，对杀一阵，假败上山了。白天王道：“乘他杀败，不可回头，一齐追赶上山。”众女将道：“禀王爷，天色晚了，被他挡住要路，一时爬不上山。”白天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扎住营头，睡了一夜，明日搜山便了。”那男子道：“何如？我说他虚张声势，没有几个人马，落得脱了衣服，睡他一夜倒是稳的。”白天王道：“说便是这等说，也要防备。”他叫女将们，吩咐小役，一面打更，一面巡逻。若有响动，就传报进帐房里来。不是军情，不许乱报。吩咐过了，便对那男

子道：“我和你就同昨晚一样和衣而睡也罢。”那男子道：“既蒙不弃，则索解带脱衣，使我得亲玉体。”白天王道：“如此说，昨晚只献一半，到今晚就要全体献上了。可见得愈熟愈亲了。”二人宽衣解带，一同搂抱上床。此夜恩情愈加深厚，云雨之事，自不必说。及至三更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众兵呐喊而来。众女卒大惊，忙来报道：“不好了，稟王爷：山上放炮呐喊，怕有举动，快请出来。”田义应道：“王爷有令，他不过假弄军声，使我不能安睡。料想决不下来，即使下来，也没有几多人马。不消御驾亲征，你们杀他几阵便了。”

却说唐子才，带领人马，杀入贼营而来。正与女卒对杀之际，只见田义忽持人头，上挂灯笼一盏，站立高处，大声叫道：“贼头已经枭首，余众速降。不降者快走，休得在此送命。”众女卒一见人头，遂大惊，各自走散去了。田义持了贼头首级来见，唐经略见了田义，道：“多亏了你，渠魁既已灭除，余寇可以不追，就此班师转去。”对田义道：“本院回到衙门，就要草疏奏捷，少不得差官赍捧，不如就差你去罢。”田义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做主人的功绩，也求恩主叙在疏中。”子才道：“转败为功，全亏他这些军饷，岂有不叙之理。他的功劳，不是一官半职可以酬得来的，定有极大的赏赐。”田义道：“这等敝主人有三位主母，总求开列姓氏，以便给赏封诰。”子才道：“知道了。若要皇恩普给，只把封章立草、锡封诰不分大小。”

三千红粉作黄巾，十万青蜓助紫宸。

百计星罗擒乳虎，一宵云雨奏麒麟。

且住唐经略回衙草疏，叙功奏绩之事不题。却说三官大帝，乃人间赐福消灾赦罪之神。凡人间有善者，都是各处城隍，将本人所行之善，奏闻大帝，缘人善之大小，当赐福的赐福，赦

罪的赦罪，解厄的解厄。一日，三官大帝临殿。那天官说道：“天上历司，人间冢宰，一般握鉴司衡。吾乃上元一品，赐福天官，紫微大帝。”那地官说道：“溥仁宣化，解纲恤天刑。吾乃中元二品，赦罪地官，清虚大帝。”那水官说道：“遇劫难逃天谴，霁霜威，掣返雷霆。吾乃下元三品，解厄水官，洞阴大帝。”紫微大帝道：“我们三位，都是上帝宣化之臣，生灵造福之主。锡下民当锡之庆，有权虽似无权。弄上天未霁之威，无力终为有力。近日为朝天公务，职事稍荒。今日清闲，须当料理。叫判官把各处申到的文疏折开来，待我一同批阅。”判官应道：“是。”遂将疏文开拆，天官大帝念道：“湖广荆州府城隍司，为申报善良事：本境富民田万锺，屡世善良，一生愚懦，近复有义仆田义，代主焚券一事，加惠贫民，实为长厚，理合申报，乞赐祥福等因。”大帝道：“这件事也难为他，叫判官记在阴阳簿上。”判官遂将他记了上簿。又开折一封，大帝念道：“西北境边，各路城隍司，联名具疏，为申报异常功德，乞赐破格旌扬以彰果报事：西北屡遇灾浸，叠遭兵革。饥民半填沟壑，穷兵待死疆场。有荆楚富民田万锺，遣义仆田义，赍粮三万石，赈济穷边，立苏万姓，功高难泯，心善可嘉，理合疏闻，伏乞转达上聪，以彰善报。”大帝念完道：“呀，一个平民，竟做出这般大事。恰好两道文疏，都是为他起，一定要奏闻天帝了。我上元所掌的是赐福之事。叫判官，查他生平享过的是那几件福，不曾享的是那几件福，好待我奏上帝给赐与他。”判官领命查簿禀道：“禀上大帝，他的财帛星、妻妾星、奴仆星都是极好的。儿女虽不曾生将来，也有几个。他平生所少的，止是一个贵字。”天官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在助饷里面，成就他的功名便了。这真是功高禄厚，德润身荣，不比那财旺官生，虽则是姓名未向榜中登，出山不比终南径。”

地官大帝道：“我中元所掌的，是赦罪之事。叫判官，查他前世造何孽障，今生有何罪愆，一一开明，好求上帝赦免。”判官领命查簿，禀道：“禀上大帝，他前生既无孽障，今生也没有罪愆，只为相亲一事，惊死了一个妇人。又喜得无心的过犯，原在可赦之列。”地官道：“这等奏明上帝，竟行豁免罢了。又不是奸淫致死，威逼成冤。不过？误伤生，善缘重，恶缘轻，就是将功折罪，也多余剩。”水官大帝道：“我下元所掌的，是解厄之事。叫判官，查他一生，有何灾厄，过了不曾，好待我奏明上帝，替他禳解。”判官查簿道：“禀上大帝，但他一生，水火之厄也没有，盗贼之厄也没有，官司口舌之厄也没有，只有两桩大厄，一桩过了，一桩是解不去的。”水官道：“是那两桩？”判官道：“一桩叫做奇形厄，一桩叫做美女厄。”水官道：“奇形厄是怎的，美女厄是怎的？”判官道：“他身上五官四肢，没有一件不是阙的；又有三种恶气，聚在一身，这叫做奇形厄。他一生所娶的妇人，都是天姿国色，要他将就也将就不来；却是这些美女，个个要与他为难，这叫做美女厄。如今三房妻妾都已娶过了，他的磨难，也都受过了。只有奇形一厄，是解不去的。”水官道：“原来如此。这也不难。待我奏明上帝，遣变形使者，把他身上的肢体，从新改做一番，变做个美男子便了。替他茸眉修眼，削体磨肤，浣秽除腥，转教美女恋奇形。我只愁他又落风流阱。”地官道：“这个解法，虽是极好，只是与赦罪的条款，略有些妨碍，恐怕上帝不允。”水官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地官道：“田万锺的罪可以赦得。那三个妇人的罪，却赦不得。若使男子变了形体，就难为那几个妇人了。上帝是好生的人，如何肯允。”天官与水官同道：“男子变了形体，是妇人之福了，怎么叫做难为他？请道其故。”地官道：“红颜薄命四字，就是注解了。这四个字，也要看得

明白。不是他有了红颜，方才薄命。只为应该薄命，所以罚他做红颜。妇人应该配丑陋男子。田家那几个妇人，若不是罪深孽重，如何生做红颜？若把丈夫变好了，他愈加得志，不想回头来生的果报，又不知如何惨刻，所以上帝未必肯允。”天官与水官道：“说得极是。只可惜这等一个善人，使他受了奇厄，终身不解，也是一桩屈事。也罢，他（我）们三个一齐具疏求上帝，推男子之爱，波及妇人，免他轮回一转，这叫做破格用情，以后不得为例便了。大家草起疏来，一同上奏。”于是三位大帝，各自拈起笔来，从头至尾，一一分晰，写了祈求上帝疏文各一道，随即差判官，赍捧上天去了。三官大帝说四句道：

从来天网密如丝，祇为推恩把禁弛。

世上红颜应共诧，原何忽有运通时。

也不知田北平如何变形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田北平虔诚沐浴 变形换面受皇恩

绝技曾经擅古今，微权造化不能侵。

世人莫道形难变，欲变形骸先变心。

却说三官大帝，各自将田万钟的功绩，应得赐福，及本身所行罪孽，合当赦免，其所受之奇厄，亦宜更变解除，一一详细声明，草成疏文，申闻上帝。玉帝见了疏文，心中大喜，道：“世间有这样一个平民，救济了无数饥民，自宜给与厚爵。其本身所受奇形，亦宜更变。”随即差殿前一个仙官，降下凡世间，与田北平变形换面。这仙官领了玉旨，随驾祥云，降下凡世。说道：“吾乃上帝殿前，一个变形使者，又叫做人匠的便是。世上的人，只晓得那五官四肢与规模举动，都是天地生成，父母养就。胞胎落地的时节，就定下好歹，以后再改不得的。那里知道，冥冥之中，有我这个变形使者，能把蘧蔭戚施，变作潘安宋玉。又能把潘安宋玉，变做蘧蔭戚施。就如今日三官大帝，因为田北平行了善事，一齐奏过玉皇，玉皇差我下去，替他改形换面，变做一个美貌男人。你要晓得，不是我加厚于他，要奉承财主，帮衬贵人。这都是他自己积德，感劝神明，故此有这心广体胖的效验。也有富贵之人，做事不好，被我在他梦寐之中，用此斧鉴，把那绝好的形容，变做极丑的相貌，也不曾放过了。他话休絮，烦我且到田北平家里去走一遭来。”正是：

奉劝世人休碌碌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且说田北平，一日与吴氏闲坐说道：“娘子我和你，自从唐公做主，当面劝诲一番，回家成了亲事，光阴易过，不觉也

是半年了。”吴氏道：“我想邹、何二位小姐与我三个，都是一样的。偏是他们有福，弄脱了身子，独我一个命苦，罚在这边受罪。”北平道：“那些闲话，都不要提了。只是一件，我家的田义，解了十万银子，到边上去散军。为甚么去了许久，还不见回来。”吴氏道：“想必也就来到了。”二人说话之间，只听得大门外鸣锣而进。吴氏着了一惊，道：“是甚么人，你出去看来。”北平走出厅堂，问道：“列位来做甚么，莫非是撮把戏的么？”报子道：“不是，我们是报喜的。”北平道：“我家没人读书，又没赴考，有甚么喜事报得。”报子道：“这桩喜事，若还是读书赴考出来的，就不奇了。妙在平地一声雷，方才诧异。快请田老爷出来。”北平道：“区区就姓田。”报子道：“我们不信，你就是田老爷？”北平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但看我身上脸上，那一件不是阙的。”报子道：“既是田老爷，取笔砚出来，写了赏帖，好看喜帖。”北平道：“要我多少？”报子道：“只要一万。”北平道：“多大的喜事，要我这些。”报子道：“还你值得就是，快写。”北平道：“也罢，写一千罢。若还不值，我是没有的。”报子道：“恭喜老爷，你为输饷助边的事，封了极大的官职，连盛价田义，也做了显宦了。为输财，主人位列公侯伯，仆从为官又进阶。”北平道：“封我做甚么官？”报子道：“封你做尚义君。”北平道：“不曾见有这个官衔。”报子道：“这是古时的名号，近来没有。战国时节，齐有孟尝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魏有信陵君。朝廷论你的功绩，说封侯又太重，授官又太轻，故此于五等诸侯之外，又想出这个名号来。以后人见了你，都要称千岁。”遂取出报帖来说道：“这是报你的，这是报盛价的。朝廷的敕命，就是你盛价赍来，明日就到家了。”北平道：“这等，请在前厅少坐。待我央房下看了报帖出来，打发你们。”北平拿

了报帖，欢喜道：“竟有这等奇事，娘子快来。”吴氏道：“有何奇怪，既没有人命干连，又不怕红颜厮害，何须这等惊骇。”北平摇摇摆摆，笑道：“并无惊骇，还有奇快，这是我否多生泰。娘子你一向憎嫌我，如今不敢相欺，做了个小小的千岁，挈带你做一位大大的娘娘了。报单在这里，央你念一念。”吴氏念道：“捷报贵府老爷田，以助饷有功，蒙经略唐特本题叙，奉圣旨高封尚义君，位列公侯下。呀，果然封荫了。”北平道：“还有威风的事哩，连我那个雄，也做了命官。我如今是老爷的老爷，你如今是奶奶的奶奶了。”又付报单与吴氏，吴氏看了道：“呀，果然他做了官。”北平道：“拿来我贴在壁上。”吴氏背喜道：“不想这痴人，竟有这般痴福。一般的桃柳三春，不在我熏获半载。如今这副封诰，少不得是我受了。”对北平道：“这等，命下了不曾？”北平道：“就是田义赍诏，明日就回来了。”吴氏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朝廷的旨意，是褻渎不得的。须要斋戒沐浴一番，才好接诏。快叫丫环，烧一锅热汤，洗一个大澡，把身子弄洁净些，也好顶冠束带。”北平道：“说得有理。这等快些烧香汤，等我沐浴。”吴氏道：“你在这里等候，我去叫丫环送来。”

安得瞿唐三峡水，浴去村郎满面尘。

北平道：“毕竟是宦家出来的，晓得这样礼数。若把我们，那里知道。待我预先脱了衣服来。”丫环持了浴盆，又携了汤桶水杓等物，一齐送得进来道：“汤在这里，盆在这里，请爬下去洗浴。”北平道：“你要在这里伏事，我今日这个澡，比不得往常，要像那杀猪宰羊的一般，一边洗一边刮，就等我忍些疼痛，也说不得，总是要洁净为主。是便是了，我闻得人说，书上有句成语，叫做沐猴而冠，我如今要戴朝冠。这一沐也断不可少。先将头发里面洗起，快些动手。”变形使者站在北平

背后，等丫环动手洗浴，方好与他改形。谁知那丫环略洗得一两把，便道：“这样臭身子，那里被他熏得过。不如走了开去，等他自己好洗。桶内香汤易倒，盆中臭气难闻。少停出卖肥水，只要一钱一斤。”悄地走得去了，变形使者暗地道：“他那丫环去了，我不如变做丫环，替他洗浴。在水盆里面改造，又分外变得快些。且待我自家先变了丫环来好替改造。”正是：

要变他人先变己，就将己法变他人。

变形使者变了丫环，先舀汤灌入口内。北平道：“为甚么原故，竟灌在口里来。哦，想是要替我洗肚肠了。便吃他些下去，濯濯肝肠，浇浇心腑，便吃口香汤也无碍。”使者又舀浴汤，浇在头发里面，又取物洒在眼内。”北平道：“呵呀，甚么东西，迷了眼，快替我揉一揉。”使者替他揉了揉眼睛，北平道：“脸上要紧，替我多打几下。不但洗去尘垢，遇疤好一处，都要用心沙汰。”使者将推刨，从头至尾浑身刨了一回。北平道：“刮洗这肌肤，用了猛力，我虽痛楚也甘捱。”使者用一手着胸，一手着背，用力按了一回。北平道：“若然把我背后胸前肉，推去得净更好。”使者又将他的脚扯了，伸缩一顿。北平道：“任你摩筋按骨，缩去伸来。你弄了这半日，也辛苦了，让你去罢。待我自己揩干身子，好穿衣服。”使者背后道：“将他一身缺陷，都补完了，回覆上帝去罢。”正是：

心头若少崎岖事，世上应无缺陷人。

北平揩了身子，穿了衣服。看壁上道：“好奇怪，方才吃下些水去，竟像换了一副肚肠。这报单上的字，起先识不上几个，如今都念得出了，难道是我福至心灵，竟把聪明孔窍都洗开了不成。娘子快来。”吴氏带了丫环出来，见了北平，着一惊道：“这是甚么客人，大爷往那里去了。”北平道：“娘子又来取笑，我就是大爷，那里还有第二个。”吴氏道：“呀，

好奇怪，声音是他，怎么形像竟变了。你且走几步看。”北平走了几步，吴氏道：“一发奇怪，连走也不蹀，背也不驼了。”丫环向北平身上嗅了一顿，又取手看了一眼道：“大娘你看他身上的皮肉，白也白了许多，光也光了许多，连那三样臭气，都闻不出了。”北平道：“都是刮洗得到的原故。娘子也难为他，费了半日工夫，替我从头至脚，没有一件不洗到。”丫环道：“这等你见鬼了。我只洗得一两把，就跑了进去，何曾费甚么工夫。”北平大惊道：“呀，这等说起来，就果然奇怪了，快取镜子来，待我照一照看。”丫环取了镜子，北平接了一照，大惊道：“呀，这是甚么缘故。”吴氏道：“一定是神明之力了。或者该有这些造化，替你脱胎换骨，重做一副人身，也不可。只是变得太骤，所以更奇。花面村郎，蛇皮俗子，眼睁睁立换胞胎。”北平道：“你们但知我形容改变，还不晓得我肚子里面，也明白了许多。竟不像以前豁突了。”吴氏道：“茅塞顿开，分明是奇福来了，相貌随心更改，莫道世界上无神明。亲眼见的，还有甚么疑猜。”宜春背后说道：“样样都变过了，只有那件要紧的东西，不知可曾变过，也要待我试他一试才好。”吴氏道：“我方才得了封荫之报，还只有三分欢喜，如今到有十分了。说不得我今晚先破私囊，备一席喜酒，一来拜谢天地，二来恭贺你的形骸。只是一件，恐怕那看经念佛的知道了，又要还起俗来，就有许多不便了。以前还尽那红颜债，到今宵才有一个笑容开。还愿你留住原形，等待那吃醋的来。”北平道：“娘子，你到是个佳人，我却不是才子。今晚上我到是寻常欢喜，娘子是十分凑意了。”吴氏斜眼向北平头上指了一下，走入房里去了。北平大笑，也走进房而去。

却说邹小姐在静室里，对何小姐说道：“妹子，我和你避俗以来，光阴迅速，不觉已是一载有余，后来的那一个，倒安

然做了家婆，与他睡了半年，也不曾被臭气熏死。我们两个早知如此，悔不当初，为甚么不权忍一忍。或者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也不可。如今囚禁在此，几时才得出头。”何小姐道：“闻得那个孽障，为助边的事，封了尚义君，眼见这位诰命夫人，要让与别人做了。请问姐姐，你还是让他不让他。”邹小姐道：“休提封诰，说将来教人醋倒。凤头冠送与人穿戴，顶头的钱财不见分毫。我心上气不过，要走过去与他争论一番。只是当初的话太说过头了，万一他问起嘴来，叫我如何答应。”何小姐道：“你就耐得过，我也耐不过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不识羞，三日吃饱饭。管他问嘴不问嘴，定要过去吵闹一场。出得他讥诮，少不得要忍些羞惭，将饥换饱。终不然闯席的任性餐餐，先来客反忍空枵。”说话之间，只见宜春走进来说道：“大娘、二娘，你们两个便在这里看经念佛，把一生一世的好事，都被别人占尽了。”邹、何二小姐道：“就是封诰的事么？”宜春道：“封诰的事，还不足为奇。如今又有新闻，若还说将来，只怕你们不信。”二小姐道：“又有甚么新闻，你快讲来。”宜春道：“大爷的相貌都变过了。”二小姐道：“怎么人都会变起来？这个丫头又来胡说了。”宜春道：“何如？我说你们不信。”二小姐道：“这等是怎么样变法，你且讲来。”宜春道：“他也是才闻佳报，就把身躯向盆中盥澡。谁知那锦上添花，暗地里神鬼，把肌肤变得娇又娇。浑身恶状尽风消！往日时容，没有半毫。”二小姐道：“不信有这等奇事。”宜春道：“口说无凭，做出便见。他如今就来拜佛了，你们放出眼睛看。”他话犹未了，只见北平自外面来。“神灵难报，这样嘉祥，何曾预先拜祷。”走至佛堂前，恭恭敬敬，拜了四拜。两个小姐偷眼看了，着一大惊。北平拜毕说道：“全仗佳人终朝咒诅，骂村郎变作时髦。”二小姐作笑容，

相见说道：“田郎恭喜。”北平道：“何劳美人相呼唤，这便是后恭前倨的苏大嫂。”二小姐道：“田郎请坐一坐。”北平道：“多谢。”飘然不理而出。邹小姐道：“果然变过了，有这等奇事。”何小姐道：“他便不理我，我偏要去理他。说不得了，明日受封的时节，和你预先闯过去，各人拚了性命，死做一场。就作夫人争不到手，也好借此为名，做个回头之计。”邹小姐道：“说得有理。宜春，你到开诏的时节，预先过来知会一声。”宜春晓得。正是：

收拾残经别法王，袈裟脱去换霓裳。

初来不为求超脱，临去何劳忏罪殃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田义，自在边庭凯旋，唐经略差他赍了奏绩的表疏，赍到京城，皇上大喜，随命吏部，照功升赏。吏部照疏叙功，升职的升了职。随将田北平的功绩，请旨给封，颁下诏书，仍着田义领赍还乡。田义赍诏将近到家，说道：“自蒙唐公委任以来，才建微功，即蒙优叙，由军前赞画之职，加升招讨使。就捧主人的封诏，驰驿还乡。下官出门之后，闻得又添了一房主母，与前共有三位。若论成规，只该正妻受封，没有旁及妾媵之理。只因这一位主母，都是不曾正过名分的。大的又说是大，小的又说是大。若还只封一位，就有无限的争论。况且我那位主人，又不是会整纲常，能分嫡庶，弹压得妇人倒的。所以下官大费苦心，在皇上面前，讨了三副诰命，要使他各畅欢怀。是便是了，俗语道得好，若将容易得，便作等闲看。这三位主母，都是会憎嫌丈夫的，若还这几副封诰，安安稳稳的上身，不费一些气力，他只说夫荣妻贵，是道理之常，不怕奚落他，到那里以后还要憎嫌丈夫。须要急他一急，然后送去才好。我有道理，这诏书且慢些开读，只拿一顶凤冠，一件霞帔，与主人的冠服一齐送上前去。且等那没有的羡慕一番，

然后上手，方才觉得稀奇。叫左右，先取田老爷的冠带，与正夫人的凤冠霞帔，预先送去。说请他穿戴起来，等诏书一到，就好开读。”随后领命送了冠带去了。田义叹道：

欲安故国佳人意，费尽天涯客子心。

却说吴氏自己叹道：“奴家只道时运不济，做了四不全第三次的新人，谁知命运偏高，顶了尚义君不二色的原配，起初还怕他生得丑陋，身体享福，免不过耳目当灾。如今又喜他变得风流，洪福齐天，赦得过朱颜薄命。只是一件，那静室里面，现有两尊活佛，不肯容易升天。美食旁边，立了一对谗人，难免涎流至地。闻得诰命已到，少刻之间，就要开读了。只得这一时三刻，是要紧的关头。他两个不来争论，就是好事了。难道凤冠霞帔穿了上身，还由他来夺去不成。叫丫环，且把书房的总门，权锁一日，到明日再开。”丫环答应了，走到半路，忽倒回来，说道：“二位大娘都过来了。”吴氏着了一惊。只见邹何二位小姐，都不穿道袍，改了装，一步步走得过来。吴氏相见了说道：“呀，贵人不踏贱地。今日是甚么风儿，吹得你二位过来？”何小姐对吴氏道：“你这贵人二字，倒也说得不差，他今日要做诰命夫人，自然比往常不同了。只是奴家略贱些，也被丈夫挈带，替做第二位夫人了。”吴氏道：“这几句话颇有些难解。请问这诰命夫人，是从那里来的？”邹小姐道：“是皇帝敕封的诰命，就到了。你难道还不晓得？”吴氏变色道：“那副诰封是有主儿的了，休得要妄想。”邹小姐道：“是哪一个？”吴氏指自己道：“就是区区。”何小姐道：“这等恭喜了，我们两个不知，不曾过来贺得。原来那唐经略的封诰也赉到了。请问姐姐，几时回府去受封。”吴氏怒道：“我如今姓田，不姓唐了。受的是尚义君的封诰，不要在这里假糊涂。”邹小姐道：“这就奇了，请问你是第几位？忽然要受

起封来。”吴氏道：“我是第一位。”邹氏道：“我是第一位。”何氏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我也是第一位。”三人高声争闹。北平听得道：“家室便初宜，咆哮方才息。”猛听得有人声沸，即忙走向前来，见了邹、何二小姐，惊道：“呀，几十年不见这女钟馗，为甚的白日里又来寻鬼。我这里是凡间俗地，容不得高人。不知二位仙姑，到此何干？”邹氏道：“恐怕诰命被人抢去了，特地过来受封的。”北平冷笑道：“这等说来迟了。”二小姐齐道：“也还不迟。”北平道：“不但来迟，也去早了。”二小姐又齐道：“我们去得早，他也不曾去得迟，都是一样的，你不要好了一个，歹了两个。”北平对邹氏道：“那时你不憎嫌我，不要去念佛，今日如何有他两个。”又对何氏道：“你若是不憎嫌我，不要跟他去念佛，那里又有他来。今日的封诰，独独是你的。”指吴氏道：“也没有他来争。”指邹氏道：“他也来争不得。虽然是泾正名分，同甘苦，应相随，全然不问是谁作主。若是乘乱暴逆，既宜分首从投诚，也要辨高低。你们若要先争夺正，为甚么不早竖降旗。到如今才知道停战鼓，息征鼙，睁着两个眼睛，皱着两道眉毛。俺便要把律例，删却那出妻的条款。当不得这覃恩，不赦你的休夫罪孽。我这些话，就是那谢婚筵的两张辞帖，闭禅关的一张封皮。”

却说田义差了个跟役送冠服来，说道：“初承天使命，来激美人心。禀上千岁，奉招讨爷之命，送千岁与娘娘的命服在此，求预先穿戴起来，等诏书一到，就好开读。”北平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去罢。”北平换了王冠蟒服，三位夫人争夺凤冠霞帔玉带。说道：“讲不得了，大家抢了一件，要穿大家穿，要戴大家戴。”邹氏抢了凤冠，何氏抢了霞帔，吴氏抢了玉带，各自穿戴了。北平看了大笑道：“这成个甚么体统，快不要如此，还是让与一个。”三人道：“这等你就讲来，该让与那一

个。”北平扯吴氏背后说道：“夫人论起理来，自然该让与你。只是一件，我如今是做君侯的人，比不得庶民之家了。岂有个嫡庶不分，以小做大之理。莫说乡党之间说来不雅，就是皇上知道了，也有许多不便。没奈何屈了你些，让与邹氏罢。”吴氏怒道：“放你的狗屁，我巴不得皇上知道，好同他去面圣见君。世间可有做大的人，为僧嫌丈夫，不待同宿，出去做了道姑。如今见丈夫变了，又有诏封，又要还起俗来，思想做夫人的道理。”邹氏道：“你是天地之间第一个贤妇，再不憎嫌丈夫的。不要讨我开口，只怕那假命吓诈的罪，比背夫出家的罪，还略略的重些。”北平道：“你们不要胡吵，我如今这分人家，是有关连的了。闺门不谨，治家不严，都有人要弹劾的。”对吴氏道：“夫人做你不着，待我把实惠加你一位。这个虚名，让与他罢。”遂作揖求让。吴氏道：“这条玉带，宁可拿来击碎去，断然没得让他的。”遂解下来，欲击碎去，被北平抢住了，付与邹氏，道：“便宜了你，你是先进门的，拿去罢。”何氏见了，说道：“这才是正理。我如今没得说了，也脱下来让他。”宜春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连大娘也不该受这个诰命夫人，该是我宜春受的。”北平道：“怎见得？”宜春道：“进门是我进起，新人是我做起，难道不是第一位。”北平道：“胡说。”邹氏穿戴了，说道：“这私心方才安，终须是荣贵。任凭他恃宠专房，篡不得我的中宫位。我且笑你的气馁，徒费精神，不济前程。你说是实比虚名好，只怕我名高实也随。”又见那个跟役，持了冠服而来，说道：“再承天使意，来激美人心。禀上千岁，奉招讨爷之命，说还有一副封诰，选一位贤慧夫人穿戴了，等开读之后，一齐谢恩。”北平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去罢。”跟役去了，何氏与吴氏，两相争夺。何氏道：“大娘我起先帮你，你如今也该帮我，快来抢一抢。”邹氏向前来

帮何氏抢夺，吴氏道：“田郎他有帮手，我就没有帮手，你还不快来。”北平扯住劝道：“你两个都不要抢，交与我中间人，自然有个调停之法。”北平取了冠服，背后说道：“取便取过来了，叫我把与那一个？”看了何氏，又复看吴氏，说道：“左顾东来右顾西，好叫我判时怎下笔，就是清官也难断是与非。一个道，是挨班定了从前例。一个道，是顺情让了难为继。我这里要原情，又愁碍理。咳，皇上皇上，你既然要把花封锡，为甚的沛洪恩抵吝这涓滴。”对吴氏道：“夫人，都是我的不是，方才不该劝你让他。如今做下例儿来了，就像秀才让廪的一般，让了第一名，自然要让第二名了，难道又好跳过一位不成。”吴氏道：“呸！难道没有超增补廪的事不成。老实对你说，头一副便让了，这第二副，是断然不让的。快拿过来！”吴氏向前去夺。何氏道：“决拿过来！”亦向前去夺。北平都不肯付。何氏对吴氏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们两个，都是不肯随他的，不该受封的了。你这位贤德夫人，是情愿跟他的么？”对北平道：“他初来的时节，亲口对我们说道：我若回到唐家，不但自己升天，连你二位也不致久沉地狱。还亏得唐家不肯收留，若收留了，他还要来勾引别人去奉承前面的男子。你说他是个忠臣，竟要护蔽他么。”北平道：“你也不要说他。若怀二心的，不止一个。我未曾变形的时节，个个都是奸臣，及至变形之后，个个都是忠臣了。论起理来，今日的封诰，没有一个是该受的。如今没得讲，依着次序，也让与先来的。”对何氏道：“你拿去罢。”吴氏道：“两副封诰，都争不到手，还有何颜再生在世上。争第一既没有状元福气，争第二又失了榜眼便宜，再休想琼林特设探花位。宫花双朵插在帽檐边，刘賁下第心无愧，李广封侯不算奇。教人悔生了文场末号，吃尽了许多亏。他们出家的既然还了俗，我这还俗的，自然要出家了。”

受尽千般苦，翻输一着先。奈何人不得，且去奈何天。”遂欲往静室里去。北平把手扯住道：“且慢。”何氏穿戴完了，私与邹氏说道：“自后不愁他不理了。”二人觉有得心之意，又只见那个跟役，又持了冠服而来，说道：“三承天使意，来慰美人心。禀千岁，奉招讨爷之命，说另有一副封诰，与前面送来的，虽是一样品级，却分外做得花簇些。拣一位受过苦的夫人，等他穿戴了，好受用些华丽。”北平道：“怎么还有一副，又分外好些，这等说，倒被你等出利钱来了，快穿起来。”北平相帮吴氏，穿戴起来。邹氏扯何氏，在背后道：“早知道好的在后，我们不该抢夺，才是错了，错了。”北平道：“感激皇恩无遗漏，致使全家欢喜。封章不齐，你们自然悲怨。做状元的，不要骄奢；做榜眼的，不要欢喜；倒被做探花的，得了便宜。”宜春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毕竟还有一副，是封赠奴家的。”对跟役说道：“你去对颁诏的讲，若还再有封诰，叫他快些送来，省得第四位夫人又要吵闹。”不一时，只见鼓乐喧天，田义捧了诏书，说道：“口衔天宪，出身带御香来。不到无争处，皇恩未敢开。”北平领了三位夫人，一同接了诏书。田义道：“圣旨！下跪听宣读。”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自践极以来，匪躬有失。饥馑荐臻，继以兵凶，愈增攘乱。边陲告急，司转运者，充耳不闻。赋役久逾，奉催征者，忍心不顾。嘉尔义民田万锤家，视朝廷，捐重资而不惜身；观民命，任博济而无辞。转败成功，伊谁之力。回生起死，实尔之由。爰叙嘉猷，合膺重奖。功既高于卜式，赏应重于汉朝。兹封尔为尚义君，位列诸侯王之下。妻邹氏、何氏、吴氏俱封一品夫人，各授冠裳，以旌忠义，钦哉！谢恩。

圣旨读罢，谢恩。北平与三位夫人叩头，一齐高呼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拜完起来，北平对田义道：“这番功劳，全亏了你，竟该拜谢才是。”田义道：“田义蒙恩主委用，信任不疑，致有今日，真是天地父母之恩，粉骨碎身难报。请恩主与三位主母上坐，好待田义叩头。”北平道：“以后不要这等称呼，我叫你做侄儿，你叫我做叔叔，大家同拜便了。”于是田义朝上，北平居左，邹氏与何氏吴氏在右，大家一同拜了四拜。田义道：“积金千万，不是容易的。多蒙恩主任信不疑，输边的事况，又不是亲赍，焉知我不是偷天计策，到如今把连城垂手换将归。堪笑那个相如，没用归赵还原璧。既然恩主有命，只得改换称呼。叔叔，婶娘，请便，小侄告退了。”

同僚莫羨出头人，须识家臣国也至。

只恐位高来重责，荷君不似荷柴薪。

田义辞了叔叔婶娘退了出来，与兄弟相会。田信道：“恭喜哥哥高升官爵。这都是哥哥的才干所致，可喜可贺。”田义道：“这官儿不是愚兄的才干可以做得来的。皆是愚兄一点忠良，上图报国，下为主人，费尽多少经营筹画，所以致此。贤弟须要学愚兄这赤胆，日后自有出头。自古道：天眼恢恢，人心难昧。”田信道：“多蒙哥哥指教，愚弟备有酒筵，与哥哥接风洗尘。”田义道：“愚兄王命在身，就要覆旨致任的，不比往常，你在家须要小心尽职，凡事要尽日规。愚兄就此告别了。”田义弟兄相别而去。

却说唐子才自平寇班师，得胜还朝，龙心大悦。虽赖北平助饷，得获全胜，然运筹决胜，主将之谋，功宜并著。随晋封为威武公，特授总制三边，并赐锦袍玉带，黄金千镒，彩缎百端。奉旨还乡祭祖，赏假半年。假满之后即行来京供职。领旨出来，端正起程，百官护送，文武谒恭，何等威武。正是：

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先生解战袍。

唐子才辞驾出京，地方文武沿途送接，各献土宜，一路风光显耀，将近家乡。再说唐夫人，闻说夫主还乡在即，因记从前遣妾逼嫁毙命之事，自耽不合，况又官高爵显，恩宠异常，心怀惧怯，恐怕回家，必有一番气恼。故而预先唤媒婆，不惜重价，买下一妾，费有千金，非但貌美无双，并诗词歌赋，件件精工。随差人打听，官船将到荆州，即命家人雇一号大船，带了小妾，一路迎上前去。两船相遇，夫人即过船进舱，赔礼请罪。然后命妾上前，叩见恭喜，并述衷肠。唐老爷初时见面，心怀愤恨，置之不理，及至看了新娶之妾，面目和顺，风韵异常，又见唐夫人顺情顺意，十分伏小，随回嗔作喜，重新见礼，各叙寒温，欢度如前。船到码头，早见文武官员，士宦乡绅，纷纷迎接，各投禀帖。分付一概辞谢，容日答拜。各官回衙不提。早已备大轿三乘，一同上轿归家。真个前呼后拥，好不威风。子才夫妇回归府第，先参天地，后拜祖宗，安排家宴，夫妇交杯。次日备帖，往各衙门，及里中绅绪，一切亲友同窗，连日拜望，天天赴宴，忙了一月，稍得安宁。后田北平亦备了盛礼，金珠古玩，海味山珍，绫缎等物，命人扛抬，亲自登堂，拜谢荐拔之恩。唐公接进高厅，北平纳头叩拜道：“深感荐举之恩，又承赐妾之德，寸心常感，报效无门，聊具礼物，稍申万一。”唐公连声：“不敢，此乃田兄慷慨捐饷以救兵民，下官平寇，全赖此以成功。此系朝廷特恩奖赏，与下官何涉。滥叨盛礼，心实难安。家人献茶。”唐公忽想起从前船中相遇，是丑陋不堪之人，如今的面貌口谈，竟变了个有才的美男子，甚为不解。便问道：“北平兄是尊驾令兄，还是令弟？”田公道：“晚弟贱字北平，并无弟兄。”唐公道：“前年舟中会遇是谁，因甚后面目大相迥别。”田爷含笑道：“若问此事，

非人力所能为。至今连晚弟，亦在模糊。”随将改貌之事，细说一番。唐公不觉哈哈大笑：“果然天理昭彰，毫发难泯。因兄助饷，得救万民，寇贼扫平，生灵不致涂炭。一郡之民皆兄全沾，自然神明感应。故能天赐改形换貌，得享后半世风光，妻贤夫美荣华也。”田公听罢，再三称谢。谈笑之间，开筵款待。酒过数巡，起身作别。自后常相往来，永成秦晋之交。后来假满入京，谢恩赴任，贵为极品，妻妾俱生一子一女，各登显爵。至今子孙繁衍，代代簪缨。

再说田北平，因唐子才起程复命，又备了绝盛程仪，亲送登舟，携手相别。归家与邹氏等四人，朝欢暮乐，受享无穷。一日对邹氏等说道：“我们今日身受皇恩，莫非神力，我和你须要转过佛堂，谢过菩萨才是。”邹氏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就此同行，夫妻四人一同走到门首，看见匾额。北平道：“如今不必奈何天了，定要改换。”邹氏对吴氏道：“先前这三个字是你择的，如今也要你改。”吴氏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先前因田郎而择，如今当因田郎而改。田郎变形太骤，乃是奇事。今日得受皇恩，乃是福分报应，就改奇福报。”北平道：“改得极妙。叫丫环就取下来，待我来写。”北平拈笔，一挥而就。邹氏与吴氏见了道：“呀！这更奇了，先田郎一字不识，如今不但变形，连字也会写了，岂不是福至心灵，一发要拜谢菩萨。叫宜春，快些点起香烛来。”夫妇四人，一齐拜了四拜，拜完起来。宜春道：“先前是大爷，如今是千岁。先前我嫌你丑，如今你嫌我贱。难道叫我宜春，又去嫁一个人不成。”邹氏道：“也罢，田郎就收上宜春，做个偏房罢。”北平道：“如此便宜了这丫头。”宜春道：“我才是一个真真的忠臣。”北平道：“幸喜痴人，福分与天齐。可笑乖人，枉自用心机。世上的人，贫贱富贵，都有一定的位。”邹氏与何氏吴氏三人齐道：“天

生绝对佳人才子，有甚么相宜，天公特设参差配。心思虽然巧，智慧果实奇，不曾爬到上天梯。奇丑若相安，痴蠢才相乐，鬼神反有救人时节。”北平道：“作善的心肠来得猛，回天的手段却是奇，金银之力自然把形骸辟。恩幸周密，自然把腥臊洗涤。作善之心肠坚固，那些灾难定然消灭。试将我两般小像画做一幅，传与世上，看凡人变化的真奇迹。”邹氏三人道：“幸得男儿争气，把红颜命格，默默的换移。从今后妻子有病，不须自医。闺门无福，不消遍求。一人作善，挈带了全家荣贵。”后来田北平生下了四个儿子，俱登科第。田义田信俱各生子极贵。可见得作善之家，必有余庆云。